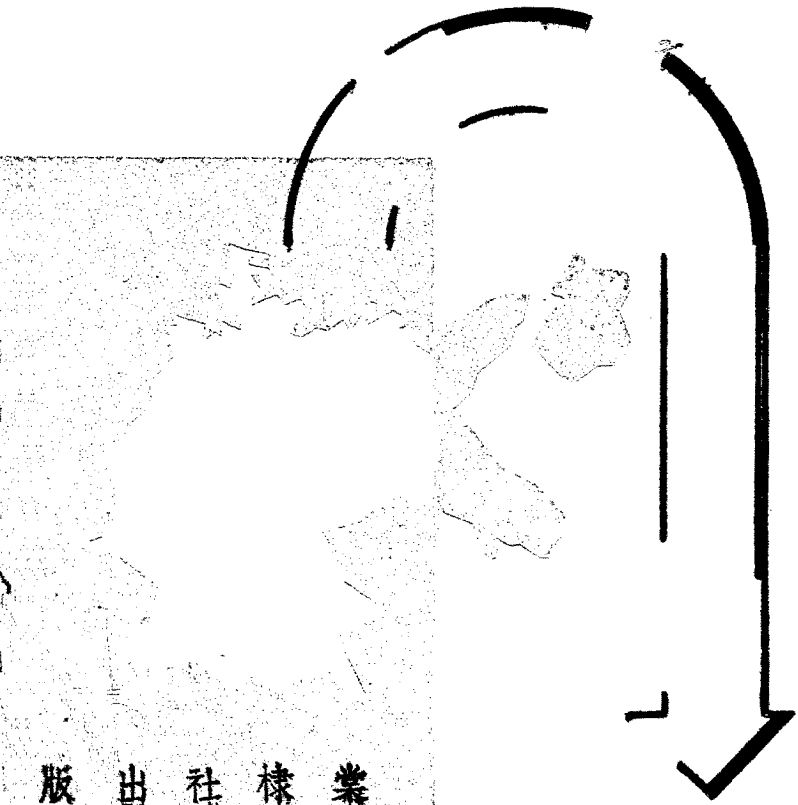


2304

德國的危機

Dr. Ivan Lajos 著 譯民叔伍



業 棧 社 出 版

M6
FIL. 695.2

2
3

著斯嘉拉凡伊

機 危 的 國 德

Germany's War Chances

by

Dr. Ivan Lajos

譯 吳 友 伍

張 學 社 發 行

1940



3 1798 4376 2

目錄

引言	一
第一章 德國的計劃	七
第二章 速戰	二一
第三章 食糧	三九
第四章 軍備工業	五七
第五章 油	七三
第六章 其他原料	八三
第七章 財政	九五
第八章 布里克曼在科倫所說的話	一〇五
第九章 美國	一〇九
第十章 德國民衆	一一九
附錄	
一 清算德意志	一二七
二 德國必敗論	一四三

引言

對於世界大戰及其後一時期底外交史，我已研究了五十餘年。我研究愈深便愈能發現未知的事情，我的確信也變得愈強。協約國，特別是英法，好像是自始至終都在尋求挽救奧匈帝國的方法，和平的各種建議，一個接着一個來。開始協約國企圖一個個別的和平，稍後，即從我們底同盟國德意志底立場看來也可接受的各種建議也是很多的（參閱拙著世界大戰底外交研究，一九三八版）。但是柏林，不如說是德意志的軍界，仍不爲所動。他們已經不能不承認必須放棄所有勝利底希望——在許多祕密的談話中，他們甚而至於加重這種信念——但他們仍然一心要獲得新領土，且甚至於直到那時他們仍不願放棄比利時。

在我們這方面，我們坦然的贊同他們這種計畫，繼續着那種無望的掙扎，拒絕所有企圖對我們的接近，放棄所有的建議，直到最後失敗底鐘聲對我們響了，直到協約國底民衆對德意志的整個厭惡集中到了我們身上——實際上直到一切都晚了。（參閱上面所引的著作）我們底計畫沒有得實現。我們和我們底同盟國底計畫完全失敗了。我們現在

曉得即在當時他們就玩弄速戰速決底思想和希望。我們有一個完全作好的計畫，按照它我們底同盟國德意志將經過比利時，於六個星期內打到法國底核心，佔領巴黎，然後再給法國一最後致命的打擊（該國因此便「頹敗了」）；接着我們合起來的力量將要擊敗龐大的俄軍，「而到樹葉落的時候，我們底兵士即可在家了」。在當時，我們即錯計了美國的反應。在當時我們即不相信她會被捲入戰爭的漩渦。在當時我們即力言即定她如此做，也不關緊要，因為在當時我們即不相信在西線上她能參加任何斷然的處置。例如在美國參加大戰之前不久，卡柏爾（Cable）德國底海軍次長，對德國國會解釋，認為「從海軍戰術的觀點看，美國之參加大戰，毫無意義可言」——零，等於零，他加重的重說。而我們就相信他。其次我們也相信大德帝國是不會戰敗的；於是我們更耽溺於切迫的思想，而是悲慘地失望了——因為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是——尾闈的匈牙利，三分之一的匈牙利。

我相信今日我們每個人都受着與此相同的情形底威脅。我不願意觀察戰爭是否能真正的避免與否；但是我看到我們一部分的出版物——並不是說我們底大部的出版物——如何的在爲了在戰爭發生時參加德國方面作戰，而從事於製造輿論，我底失望不住的增加。我已經注意此種現象很久了。我聽到五萬架飛機和其它驚人的東西底傳說，但我不曉

得如何使這一切和德國底實在的態度，或是與在一個猝然攻擊之先，（勃羅母堡，弗理士，等——Blonberg, Fritsch, etc.），或者在緊接着此種攻擊之後（柏克——Beck），很多德國大將的辭職；而特別是與法國參謀本部底機關報，時代報，（是一種永遠反對任何調解建議最堅決的報紙），認為如此做不如忍受一個戰爭所引起的犧牲，（因為一戰底結果就是西方列強底勝利），這幾件事實，相協和。

我注意看過了德國外交政策對奧國底合併（Anschluss）所玩的把戲，我考察過了九月危機（the September crisis）底許多特點，於是乃細心的研究此問題。第一我注意到德國底專門的出版物，結果使我恐懼而失望。這也是為甚麼我必須發表我底許多發現的原因。

我如此做因為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對於可能發生的事情，都負有一點責任。在現在的危機中，即我們中間最渺小的應依着他底良心和歷史底裁判底支配，去領導匈牙利底，他底祖國底，命運——用說的或印的話，或者用默示的反對。我們應該明白對於我們祖國將來的遭遇，每個匈牙利底公民都負有一個可怕的責任，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管你是有學問沒學問，年老或年輕，男人或女人，富或貧，重要或不重要，在我研究的當中，我常能用具體的和不可推翻的很多事實去證明德國底各新聞社所傳播的關於德國

底準備的新聞是太誇大了。關於這類事情一個特别的例子便是併吞被希米亞及摩拉維亞 (Bohemia and Moravia) 的例子。當時爲德國向歐洲的報紙 (Europapresse) 宣傳的消息報 (the Information) 對世界宣稱因佔領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德國官方得到不下「三千架現代的飛機」。關於這一點，與此相反的，法國底空軍部長皮耶·科特 (Pierre Coe) 在他底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的叫做空軍的著作中的一部份裏詳加討論——雖然他所採取的是另外一個立場。他有力的批評達拉第在慕尼黑的讓步，力言假如戰爭在當時爆發，勝利無疑的將屬於西方列強的。他駁倒那些說德國空軍優越的謠言。他把彼此的空軍相對的力量編了一個估計，得到結論謂：假定俄國的空軍牽制住日本，則民主國底空軍力量，至少超過德意聯合的空軍底力量底百分之三十七。當然他能夠故意估低後者底力量，但是根據他底書底這種趨勢，可以斷定，毫無疑義的他計算捷克飛機底數目比實在的數目少五分之一。根據他底統計，總之捷克總共有一千二百架飛機可運用，而這些之中，僅有七百架堪稱爲「現代的戰鬥機」，同時捷克航空工業每年的出產量——仍根據皮耶·科特——在戰爭爆發時，僅有三百架 (詳所引書八十四及八十八頁)。

但是因研究和觀察了外交史和政治目的之後，各種我明瞭了另一件事實。我們同我們底強鄰雖有敦睦的邦交，但我們祇顧匈牙利底利益。再有須說明者，即德國政策底目

的不能與匈牙利底利益相調協。我們不能僅注意政策底官方文章，又不能助長那種適合政局一時的改變和本身永遠在變動中的推測。我們應該尋求德國政策底基礎，考察那變而深入的，傑構的，灌輸於千萬民衆的德國底宣傳底目的。

站在這個立場上，對我們底德國朋友們，我們底地位就比較好處了。在德國有一位獨裁者，他用他所有的力量粉碎每一個帶有反對他的祕密企圖的形跡的運動。今日在德國政治文學中，卽定是偶然，也不能找到一本有不滿意德國當局的意思的書籍。喜歡在我們本國文字以外，別幾種國文字中研究某一些問題的我們，如果打算得到這樣一本書，是常常會遇到近於無禮的回答的。因此在德國一本書，實在「不能夠說謊」。德國宣傳所取的方向，並非是任何私人底意見。在那裏每篇宣傳的文字都隱藏着官方將來政治上的目的。

因此，關於此種知識，讓我們先看一看所有德國對付匈牙利的政治文字，閱覽它一遍，而盡可能的不用解說的引用它底證明。

第一章

德國的計劃

假使我們先注意下一九三七年德國的國家社會黨底聖經——我的奮鬥。在本書內我們可以讀到希特勒底無掩飾的，不變的，政治的各種目的。阿弗里得、盧森堡 (Alfred Rosenberg)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所發行的人民觀察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內稱此書為國社黨的世界的思想和感覺的基礎。而元首底另一位代理總督，戈倍爾 (Goebbels)在他底一九三五年四月廿日的演說裏稱「希特勒底目的永遠不變。他現在所做的是一九一九年他希望做的。但是他所用的達到這些目的的手段是永遠隨情勢而變的。」

國營的世界展望報 (Weltanschauung)謂我的奮鬥「視國家在原則上僅是一種達到它底許多目的的工具，而視此種企圖為保存人類底種族的生存。由於此種觀念的結果，他覺得他自己在宇宙間誓守那種促進最好的最強的底勝利的永遠的優越的意志，並且決定征服最劣的及最弱的」(見421頁)。「力量是唯一的法律」——強權即是公理。他底終身的

目的便是建立「日爾曼民族底日爾曼國」。這一個成爲一個國家的日爾曼帝國，牠本身必須包括所有的日爾曼人，牠底使命不但是集合和保護本民族底最有價值的份子，而且要「慢慢的」一定的抬高他們至一個優越的地位」（見四三九頁）

日爾曼國家社會勞工黨底工作程序底二十五章底第一點——「不可變更的」（見五一頁）一點，也要求「依照種族自決底基礎把所有的日爾曼人結合爲一個國家」。關於此點，加特弗里·弗待（Gottfried Feder）代表官方所作的評註中復有下列的伸述：「我們不放棄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住在丹麥，波蘭，盧森堡，亞爾薩斯·羅林，捷克斯拉伐克，意大利，奧大利亞，或諸繼承國（the Succession States）的日爾曼人的權利。」

但這還不算夠。必須增加世界上日爾曼人的人數。在他底書內另一個地方，希特勒寫道：「今日我們日爾曼人爲數有八千萬。但是我們底外交政策僅能算是未錯，假使在一百年之內，世界上有兩萬五千萬的日爾曼人生存着」（見七六七頁）。爲了這些人底生活，自然需要佔領新的領土。「只有充足的土地才能保證一個民族在此世界上底自由。」爲了移殖過剩的人口，新領土之獲得含有一無限的利益，特別假使我們不爲現在，而爲未來着想」（見一五一頁）。雖然這些必不可缺少的領土，並不在海外的德國，「而是，今日幾乎完全在歐洲。我們必須冷靜地，鎮靜地認清，讓一個民族在世界上所有的土

地比另外一個民族所有的多五十倍決不是天定的命運（見一五二頁）。德國實行一種完善的農業政策在於在歐洲本身內獲得新的領土。在此點上，殖民地並不算數，除非這些地方是大規模的適宜於歐洲人的開拓（見一五三頁）。「在我們底外交政策的諸目的之中，堅決的要求爲日爾曼民族尋求一適當的領土，是我們國社黨底職責」（見七五九頁）。並且：「在歷史的演進中，確實變爲德意志化的是我們底祖先們用武力所克服而後日爾曼的農民拓殖的地方」（見四三九頁）。

今後要居住將要克服的土地的民衆不能把這個未來看的太滿意了。「在此點上我必須激烈的反對那些自以爲看到這種新領土之獲得中包括「侵犯神聖的人類的權利」的拙劣著作家們。「因爲在地球上沒有一個民族對於一方碼的面積有大大一點的要求和權利。正像德國底疆界是由機會造成的一樣——與現代的政治的爭鬥相應的暫時的疆界——其它各民族生活的地盤底疆界之造成也是如此。國家底界限，是人造的，因此人可以改變它」（見七四零頁）。

「民族運動不是其它各民族底保護者，祇能是它自己的民族底保護者」（見七四一頁）。況且，「對於一個最高等，已經征服了全世界並且統治世界到了他自己成了全球底唯一的主人翁的境地的人，和平主義人道的觀念是合適的。但是必須先有爭鬥，然後再

有和平主義。」況且，在克服之後，克服者與被克服者中間絕沒有協定和混合的餘地，「因為民族，或者說是種族，是由血統而非由語言所造成的，因此假如被征服的民族底血統能夠改變的話，然後才能談到日爾曼化——但是這是不可能的。這一種的進行（即民族間的接近）底結果將恰使勝利的民族能夠勝利的那些性質消失」（見四二八頁）。

因此，希特勒雖最初想念着烏克蘭，却把他底人民底視線引到了遠東。在此點上，自然他不是首倡者。他也不過是在宣揚有百年之老的德國的政治的目標，日爾曼民族的永久的向東方發展的熱望——東進政策。最古的德國的軍歌表現着這種願望：「我們單願騎馬到東方去。」在世界大戰之前及世界大戰中間，開始努力的實現這個觀念。不幾年以前我在我所著的「查理第四底生活與政策」一書中詳細研究這種努力。自從國社黨運動得勢之後，這種熱望空前有力的復活了。

日爾曼人的欲望並不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的純潔，只是為那種極端重要底民族的愛國心的緣故，可最好用下列湯姆萊氏（Tampier）著作中的幾句話來證明：「只有根據一個新的國家文化及法律底基礎，歐洲區底混亂的諸種族的政治問題（他意思是指德國與俄國之間下至巴爾幹半島的十國底土地）底解決才能得到一正當的發展，同時地理的政治問題底解決也只能在一個新的廣汎的經濟政策底基礎上求到。毫無疑義的將導全區於

赤化化的中歐戰爭底災禍，只有用目的在藉由武力底聰明的使用所造成的各種族單位及土地底合併，以保護生活底正當的標準的內部的統一才可以防止。包括此全區的一個廣大的國家組織是否便完成了這種合併，此刻尚是一個遠的問題。它並非絕對一定的。」
湯姆萊個人是德國最著名的地理政治學的作家中的一個，但我所引的這幾行係摘自慕尼黑底浩薩飛 (Hanshof, F.) 所發行的「歐洲列強底反面」的專集中。浩薩飛是德國今日地理政治學的權威。卡爾、豐、羅旭 (Karl. C. von Loesch) 在德國保衛團 (Deutsche Schutz- und Trupps) 底刊物民族與衆民族 (Volk und Völker) 內謂「保衛團不分政治的領域爲日爾曼民族底團體服務。……工作是屬於人民的，政府也不過是一個形式而已……將來的日爾曼民族的國家……並非德國保衛團僅有的目的，但是我們必須要求每一個爲本會底一切目的服務的人有日爾曼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志願。……我們的宗旨是保護新材料完整而仿效我們底樣子，抱有將來的大日爾曼國家底觀念。一旦日爾曼民族——連那些在中歐的殖民區的，在那些古遠的種族的島嶼上的也包括在內！底每一份子都有了不至於有被同化的危險的力量時候，我們底目的算是達到了。在本帝國內保衛團底本部只能用精神的武器奮鬪。它不能用任何人的幫助而工作，也不能用暴力。我們底目的不能作任何與歐戰前意大利所採用的收復失地主義相似的舉動。現在沒有人能說是否在解放德

國的道途中，這種收復失地主義將成爲一段插話。……」須要明白者卽羅旭所說在將來德國外交政策的一階段中成爲一段插話的收復失地主義，並不僅限用於亞爾薩斯，波森及奧國，却包括索蒲昂和摩遜（Sopron, Moson）底日爾曼人，或者不但包括到這裏而且還要包括更遠的匈牙利的各地。

偶爾有些德國的著作家坦白的，毫無隱藏之意的宣布這一種遠大的計劃。例如愛華爾·班斯（Ewald Banse）在他底銷了十萬冊的世界大戰的種族與人民（*Rassen und Völkern Weltkrieg*）一書中謂：「祇有從北海到拉阿伯河（*the Raab*），從默麥爾區（*the Memel Territory*）到扼施河（*the Etsch*）及到倫河（*the Rhone*）之間，用鐵與血的幫助，才能建立第三帝國。」按他說，匈牙利人甚至於不屬於歐洲。在德國公認的東方問題（*Ostfrage*）專家，鉢諾·哥拉夫（*Berno Graf*），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慕尼黑所發的一篇演講裏，在所說的諸事之中宣稱：「匈牙利屬於我們，並非我們屬於匈牙利。我們在希特勒帝國下的日爾曼人，終久要決定匈牙利的政策。有八百萬人口的，小的、可憐的，巴爾幹的匈牙利沒有資格要求它底日爾曼民衆服從她。關於匈牙利人有一個新的口號出現：『德國的邊界在博羅敦湖（*Balaton Lake*）。』在匈牙利文明底每一表現，都是日爾曼的。訓練這種野的遊牧的民族脫離開他們底遊牧生活和給他們文明及文化的是我們。我

們不能放棄這個我們底文明造成的國家。我們不能放棄我們底權利，因為克服這塊土地全賴我們自己……。根據我底對於我們底運動和很多事實底正確的知識，我敢確保我所說的一定要成爲事實……。日爾曼文化的區域必定得變做一個日爾曼人的區域。」

腓里滋·郎格所著的德意志民族的計劃大綱一書中所包括的東西中有一表示托爾那·巴拉尼亞 (Tolna-Baranya) 日爾曼區域的地圖。他運用巧妙的技術組合他對那些日爾曼人佔絕對大多數的或比較大多數的和那些佔少數的區域所做的圖解，使不慣於研究地圖的德國的讀者們深信這些地方內絕沒有匈牙利人。他在該圖上附有這樣的說明：「在巴拉尼亞，在多瑙河及底拉維河 (the Drave) 中間的三角地帶，我們見到幾乎完全是日爾曼人的區域。德國的移民在此地更從一無所有之中造成了一個樂園，從沼澤中造成了一個新的世界。但他們並未因此而得到感謝。巴拉尼亞是被分散了。」他歸咎匈牙利人用強暴的方法推行馬札爾化 (Magyarization)。

在另一個地方，他稱索蒲昂·摩遜，馬札爾歐發 (Margarovar) 及赫支施洛木 (Hesialom) 純粹爲日爾曼人的地方。他力言匈牙利語言的邊界自納支森克 (Nagycent) 起，而上至紐西得萊湖 (The Neusiedler Lake) 底極南角之後，沿運河走到多瑙河。關於和約 (Peace Treaties) 解釋他僅謂：「匈牙利成功了使摩遜，索蒲昂及其附近，用德語

的區域繼續受她的統治。」接着有一幅部耳根蘭特 (Burzenland) 底地圖，「該地根據自決權在一九一八年願與奧國合併，並且與奧國一同歸還德國；該地伸入波羅涅 (Pozony)，摩遜，索蒲昂，及發斯 (Vas) 諸州。但是在巴黎他們決定的又與此不同。」用修改和約底性質的方法，他不但希望十分簡單的把波羅涅，而且還希望馬札爾歐發，索蒲昂，柯賽葛 (Koszeg) 及聖皋塔 (St. Gotard)，都先與奧國合併了，然後再歸還日爾曼帝國。

德意志勞工報 (Deutsche Arbeit)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內稱匈牙利對部耳根蘭特的改訂要求是很難成立的。但在另一方面，德國對匈牙利却有一個改訂要求。因為她捏造了一個全民投票，從德國把部耳根蘭特底首都，索蒲昂，拿去了。德國的地理政治學作家，史蒲令史密德 (Springschmidt) 也在他一九三七出版的書中評論到：「匈牙利人衝入了索蒲昂，這樣把部耳根蘭特與它自然的首都分開了。」

最後我們見到一九三七年人民聯盟 (Volkshund) 為住在國外的日爾曼人所發行的日記本內有這樣的話：「我們不要別人所有的，但不管在世界何處，日爾曼人居住的地方是屬於我們的。」

這些觀念在德國並非是偶然的現象可由在第三帝國內流行的——並且也在我們本國

，匈牙利，散布的——很多地圖很清楚的證明，這些地圖上面德國底邊界是在拉阿伯河和博羅敦湖上的。現時中歐圖（Zeitgemässes Mitteleuropa）客氣的祇把整個橫貫多瑙河的匈牙利和布達佩斯（Budapest）畫入了日爾曼帝國底領土。

直到德國底這種夢實現了為止，對於居留在國外的日爾曼人的宣傳，將繼續努力的進行。在德國的人民同盟底本部不斷的干涉他們的生活，給他們教導和一般的指示，供給他們充足的金錢，使他們與他們所屬的國家發生摩擦。例如柏林底鄂多·阿爾布勒黑特·伊斯伯斯（Otto Albrecht Isberth），一個匈牙利邊境問題最有研究的專家，也不否認此點。他寫道：「德國是贊成在匈牙利少數的日爾曼人與匈牙利人中間的日日尖銳化的敵對的，因為他們底關係可因此更清楚分明。」

僅需要再提一下一九三八年末後幾月和一九三九年初人民觀察報（Volksischer Beobachter）對我們國家所發的一再的侮辱的攻擊。或者讓我們想一想自從巴叟（Barthou）死後，英法底重要政治家中有沒有攻擊匈牙利的改訂要求像阿弗里得·盧森堡（Alfred Rose mberg）——他在我們底朋友日爾曼人中間的官位是沒有人懷疑的——先在一九三七年初，次在所有德國相同的商業化的報界中最代表官方的人民觀察報上，所認為對於我們民族的希望合適的攻擊一樣兇的沒有。他認為匈牙利底對於一個和平的改訂的迫切的要求

是危險，無謂，而不公平，而所用的侮辱的口氣，不但不表示友意的，甚至於連中立的態度也夠不上，而却是最冤枉的仇敵的厭惡。

雖然至少有一部分匈牙利報界曾力圖忽略過這件事，但這篇文章仍轟動一時。這一種德國的見地底突然的發表是與威廉街(The Wilhelmstrasse)本身相矛盾的，在那裏匈牙利底友誼底保持永遠是在小心的增進着。因此立刻在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上對於盧森堡底文章有一個答復出現，在這篇文章裏作者對盧森堡底怒號大肆駁斥，總之想和緩它。在匈牙利更盡可能的緩和與論及證明第二篇文章代表德國底真意。

但是不久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在柏林的國際退職人員會議中，羅馬尼亞底代表底首領，賽多魯(Sardou)與希特勒會晤的時候，他即很公開的與元首談起了這個問題：這兩種德國報紙底意見何者真確？因為羅馬尼亞的輿論會愉快地和感謝地接受了盧森堡底文章，認為是羅德各種友好關係的一個保證，因為不久當第二篇內容恰與前篇相反的文章發表了之後，他們很是失望的。

關於此點，希特勒對羅馬尼亞代表底首領作了以下的說明，這個說明在羅馬尼亞的報紙上正式的發表了，並且後來在許多處曾提到，雖數種匈牙利的報紙曾加評論，但柏林方面並沒任何的否認：「盧森堡在人民觀察報上所發表的文章是受我底指示而寫的。」

我想讓世人知道我底意見——邊界的改訂不能一部分地或整個地解決歐洲的問題。在法蘭克福日報上所發表的文章不是我底意見。同時我任命你在你本國內告訴你底大眾，少數民族問題是每個國家底內部的事情。」

更後一點，德國外國報的社論對加芬古 (Galanou) 聘訪柏林時隨行的羅馬尼亞的記者們又重述了上面的那個說明，當時加芬古尚未表明他對倫敦的態度。日爾曼報 (The German Press) 社論謂想信贊成匈牙利對羅馬尼亞的改訂要求的人們能得到德國底擁護是一大的錯誤。

最後，還有一件。在一九一六年，親德的但愛國的匈牙利的輿論因一篇異常不圓滑的東西對著名的德國雜誌，Die Tat 作憤怒的抗議。該雜誌在德匈協同參加的世界大戰底中間，認為可以印一篇今日國社黨底創始人保羅、德、拉加德 (Paul de Lagarde) 底昔日的作品。在那篇中作者謂：「總之，多瑙河帝國底每一部族，特別是匈牙利人，都是歐洲底贅累。他們消滅愈早，與他們越好，對我們也越好。」

但是我們底憤怒慢慢的消失了。在匈牙利拉加德底名字被遺忘了，但是在德國自從國社主義得勢之後，他是十二分熱烈的被人注意着。從最好的發行人那裏他底反匈牙利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一版接着一版地出現了，甚而至於在匈牙利在布達佩斯的官立的

德文書店內所舉行的圖書展覽會上也上了廣告。Eskin S. No. 6. 一九三七年最近的一版出現了，序言上稱拉加德爲國社主義底永久的先知：「在歷史上，保羅·得·拉加德，日爾曼民族主義底偉大的先驅，將要是第三帝國底基本觀念底最有力的先鋒」。還有很多這一類的話。

現在，在這本書裏，拉加德在兩代以前宣稱德國需要殖民地，但是這些她不應該在海外尋求，而應該把帝國底鄰近各民族，歸併在她底統治之下。除了日爾曼民族和南斯拉夫民族之外，其餘的諸民族，在政治上是沒地位的；不曉得爲何他們還仍然存在，他們只可作爲建立德國的材料之用。例如，匈牙利人，從來沒有過任何值得敘述的成就。「在奧國統治之下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其他各種人是歷史底充勞役用的獸類。但是可用他們與比較有價值的，軟一點的鑛物做合金。向伊斯特里亞 (Istria)，爲匈牙利人和斯拉伐克人居住的匈牙利的各部，波希米亞及加里西亞，爲波蘭人住的西利西亞底各地和向波森 (Posen)，德國應按着預定的計劃，小心合適地依着軍事的需要，有系統的移殖日爾曼人。「假定地模範的匈牙利底憲法「不使匈牙利有權利」(！)繼續做一個獨立的國家。匈牙利只有一條路——俯首貼耳的接受日爾曼化，因爲「在歐洲沒有再比匈牙利更可憐的景象了，……政治人才可悲的缺乏，過分的不能了解完成該國底政治的

職務，浪費，妄大狂，對每個非馬扎爾人的壓迫，同時日日改變國籍的猶太人底阿諛——這些便是歷史關於匈牙利近幾年來所說的東西。」他攻擊俾斯麥，因為他想把奧匈帝國底重心移到布達佩斯去。他力言：「不但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也厭恨我們，因為他們曉得我們底生存等於他們底死亡，沒有我們，精神上他們是不能存在的，但是雖然如此，他們確不願承認我們底賜予。」在「德國的文字」中可以找到這樣的和與此相似的宣言。

這就是布達佩斯官立的德文書店所展覽的那本書。關於它的公告中更謂「各書是不說謊的。在它們底希望與幻想之中可以看到關於任何民族的最深的真理。」但是每個人必須明白只有踏過數百萬匈牙利人底屍體，德國底這種計劃才能實現。不管我們底將來如何，定然我們既願意又必須做德國底朋友，但是我們決不做德國底奴隸。在另一方面，假如歐洲底均勢被德國在戰爭中的勝利所破壞了，這些熱望所給予我們的將來是不很樂觀的。問題是，德國戰勝底成份實在是如此的好嗎？

第二章

速戰

將敵對兩方底戰鬥力加一研究之後，德國的軍事當局十分明白與一九一四年底情形比較起來，如果戰爭現在爆發，德國的戰鬥力將遭遇更多的困難的工作。

他們作戰計劃第一點有關俄國，而他們底專門的文字與該國有關係的也最多。他們現在很明白戰了三年後而崩潰的帝俄是由於俄國底工業底完全的落伍底原因多，而由於德軍底優越底原因少。一個最好的專家，弗狄南弗里敦斯堡上校 (Colonel Ferdinand Friedensburg) 在他著的世界大戰中的煤和鐵 (一九三四) 一書中謂俄軍一九一五年春和一九一四年八月和九月底情形比較起來很是惡劣，一九一五年奧匈軍隊底意外的大勝利實由於此種惡劣所致，而他解釋此種惡劣乃因和平時期所積蓄的軍用品用竭和補充底困難所致。

關於此點——關於這一點每一本德文的參考書都同意——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情形大變。弗里敦斯堡承認：「今日關於煤與鐵底來源與一九一四年比較起來，在諸強國

中只有俄國有更大的自信心去考慮一個新的戰爭底危險。在經濟的貧窮的壓迫之下，她已學得了如何不用很多外來物品底數量而滿足她底需要的方法，而大規模地發展她國內生產底設備。」

在戰爭經濟年鑑(Kriegswirtschaftliche Jahrbuch)底一九三六年卷中德國卡爾·斯巴爾克少校(Major Carl Spalke)有一篇長的研究俄國的文章。「從對各種軍備工業底最重要的基礎的研究看來——煤，鐵，及鋼底生產——蘇聯經過了她底五年計劃已經替她底與最現代的軍國相伯仲的重整軍備的重工業造成了一個基礎。」他結論謂：「在開發必需的基本原料如煤，鑛物，鉄及鋼上她已進至與現代的列強並駕齊驅了。此外對於清償一個戰爭底財政事務所必需的黃金底開發，在蘇聯也不可忽視」(見一六五及一七二頁)。

愛文虎膽博士(Dr. Erwin Huden)在他底柏林大學底國防研究所發行的蘇聯底機械的實力(Motorisierungspotential der Sowjetunion)(一九三七版)的研究中亦承認「蘇聯有可用的世界最大的拖曳輜重廠，而坦克車不費多大事也可運。因為他說：「蘇聯經過了在世界大戰中所得到的教訓，發現了利用摩托車作防禦用途底利益和威力，把這推論推廣到了軍隊，盡力使其摩托化。」同樣：「七十四家飛機製造廠的年產量已經增加到

了八千架，而從事於飛機生產的工人的數目有二十二萬。「稍後：」最重要的一組飛機製造廠全都位於空襲轟炸的範圍之外，而從軍事地理學底眼光看來，全都是坐落在有利的地位。」並且「因都是新近建立的，所以整個俄國底軍事工業享有一個很大的利益，因此對於位置底和敵人可能的進襲底顧慮都想到了」。「關於汽油工業本身（這也是很重要的），製造的區域可以離開感受威脅的邊境數百公里，深在該國底內地。」因此「決定蘇聯摩托化能力的工業底任何重部門會因敵人的侵入而被破壞是不可能的。工業區域所在地之深，即使失去五百公里的地方，發動機的，推進機的，坦克車的或飛機製造的工業，也不會受到很大的危險。」

德國畢羅上校 (Colonel Bulow) 在軍事科學的環視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一九三六年第六號內寫到，「因它地面之大，俄國是現代空軍不能對它發生顯著的效力的唯一的歐洲的國家。雖然航空底範圍不斷的在擴大，該國底寬廣，它底稀少的人口，它底行政的和經濟的中心等和它底邊境的配合，即在現在，對它，仍是一種自然的保障。」

「在西方從鄰俄國的諸強國境內出發的空襲是達不到莫斯科的。列寧格勒，斯莫稜斯克，吉甫和敖得薩 (Smolensk, Kiev and Odessa)，邊境諸共和國底經濟和政治中心，

雖離邊境很近，但因進攻者遠不及保衛者有力，故不受空中的威脅。在窩耳加河及頓河各區內的軍備中心是任何想像到的空襲所不能達到的。因此蘇聯是唯一的不因航空底發達而爲安全擔心的國家。她底空軍底可驚的力量與戰鬥力底造成是爲了抵抗進攻者的原因多，爲了保衛本國的原因少。「因爲他接着說「統計底數字確證在數年之間，蘇俄在生產力方面，已超過了所有其他的國家，連美國也在內。在軍備競爭中的這一特別節目上，任何其他的國家都很難趕上蘇俄的。她現在正用她自己底資源完成她底空軍，並且用不着任何國的幫助，她將要能夠增加三倍或四倍她現在的飛機出產量。生的材料和機器正待國家底運用。在各方面她已用不着依賴外國的設計師，機器師或技術上的專門家了。這大概是世界上的唯一的能繼續作戰至無限時期的空軍了。」（見八零三頁）。

在這方面，近年來德國底空軍大擴充已經達到了與此相同的境地，但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曼徹斯特守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提到了「軍事週刊」（Militärwochenblatt）底報告。該刊是在德國戰爭部底保護之下出版的，內謂「毫無疑義俄國現在在數目上擁有最大的空軍戰鬥力。」在此前不到十天，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米蘭底 Corriere della Sera 報在它底關於俄國戰鬥力的報告中公開發言稱「與德國比較起來俄國底空軍毫無遜色。」

舍弗耳大將 (General Schffel)，一個柏林空軍部底最高的官員，最近也寫道俄國是唯一的能保障它底工業完全不受空襲的危險的國家。據他說在一九四零年，俄國可造一萬二千架至一萬五千架飛機，而假使需要增加，可有兩萬架隨意運用，戈林底一個親信，費舍大將 (Captain Fisher) 最近也證明在俄國空軍之後有一個生產力無問題的工業。

我在這裏必須說明，意大利的雜誌，Ala d'Italia，在它底上次六月號內偶然的估計德國底空軍有飛機四千四百架，其中三千架是第一線的，繼謂至該年底可增加至六千架。同時它估計德國工業底年產量為五千架，此數目在戰時，在飛機製造工業中採取工人三輪制，可以增加至三倍——即一萬五千架。

無疑的俄國底無數的居民，特別是農民，與蘇維埃政府沒有那種在科耳查 (Kochak) 郎蓋耳 (Wrangle)，等等所領導的反革命運動時代共有的思想。但是在另一方面，關於此點，一九一四年底情形並不比此好，也是事實。在一九零五年，跟隨着日俄戰爭的不幸的結果的是農民底暴動，這也只能用一串血的爭鬥來壓下。但是農民底暴動一個接着一個，不久工人們也加入了，故在大戰爆發發底前夕，都城底街市上仍有防禦工事。但是在大戰初年，帝俄政府尚沒感到這種情形所產生的壞影響。成千萬的俄國人民完成了他們底任務，他們戰鬥力底消失，乃係後來其他很多原因壓迫底結果。一九三九年二月

二十一日的科倫日報 (Kölnische) 上說無疑的當日的情形與今日相同。它上面道：「無疑的，俄國的兵士像世界大戰中和一九三八年夏在遠東張鼓峰事件中所表現的一樣，是勇敢，持久，堅強，在好的指揮之下能打的很好。」自然近來很多最高級的和老輩的官吏的撤除使俄國底戰鬥力受到損失，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軍隊底繼續底發展和因此而增加的戰鬥力，便是一個根本的錯誤。」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六日人民觀察報上德國參謀本部底蔡司達大將所表示的意見幾乎與此完全相同，但所多的為俄國內部雖有很多的困難，但俄國軍隊底進攻的能力却不停地在增長，無疑的，乃為世界上的最大的，或者配備也最好的軍隊。

俄國軍官對於軍隊底訓練很注意，張鼓峰戰事證實了這種努力底成效。在共產黨第十八屆會議席上，人民委員會戰事委員弗洛史樂夫 (War Commissar Voroshiloff) 在他關於軍隊底狀況底報告中發表了從俄國人得到的一些日本軍官所記的日記中取出的詳情，這些詳情可作為上面所引的德國底陳述底確證，我們可信以為真。例如在日本陸軍底第七十五師團底一個縱隊底司令 Hiratai 少校所做的札記中可以讀到：「我們已經吃了蘇維埃底坦克車很多的虧。它們利用作戰地位，溜到離我們很近後向我們射擊。它們底火力是可怕的有效，特別的準確。他們會利用地形，常常當他們開火的時候，才能

見到它們底瞭望塔，別的甚麼看不到。我們自己底火力是不十分有效的。」陸軍中尉 Kokuendo 在他底日記內寫道：「紅軍很善於用所有的步兵武器：來福槍，輕重機管槍。他們火力底準確，使我們受很大的損失。蘇維埃底步兵善於隱蔽，精於利用地形，他們在塹壕內三個或四個人一組，瞄準我們不斷地射擊。我們有很大的損失，死的和傷的很多。」

此外，從軍事地理學的眼光看起來，任何迅速擊潰俄國底問題是幾乎是一個絕望。

德國麥士大將 (Metsch) 在他底「低劣情勢底唯一保障」(Der ärmliche Schutz gegen die Niederlage-eine Fühungnahme mit Clausewitz) (1937) 一書中對於此點深加研究。他寫道：「雖退在一百年之前，克勞斯衛滋 (Clausewitz) 對於俄國底廣大的土地底有限的可攻性底觀察，正如同我們今日底一樣正確，至於征服，是更絕不可能的了。幾乎不可攻破的俄國的大草原，同它底幾乎能自給的戰爭經濟和無限的人力底準備，與容易被攻破的中歐比較起來，是我們對蘇俄的最大的軍事的不利——一種在事實上飛機底運用已使其增加到極度的不利……。但是蘇維埃空軍底實力，對中歐說，也增強克勞斯衛滋底見地，即從攻守兩方面看起來，俄國底廣大包含一種中歐所不能用同等的力量抵抗的巨大力量。對於蘇維埃轟炸機中歐是容易達到的目標，但是俄國本身却是歐洲空軍幾乎不

能及的目標。」

關於遠東的最後的一個結論是——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我們不能忽視優良的波蘭的空軍，它底精神，設備和力量是與在俄皇軍中的波蘭隊伍或波蘭的軍團本身不可同日而語的。

讓我們研究一下歐洲。在那裏我們也要發現一個速戰底前途是不容樂觀的。與一九一四年底情形比較起來，法國有許多絕對的優點；第一個優點在於她底對付德國的東部邊境上的浩大的防禦線，一九一四年她所有的防禦工事不能與此相比；最重要的事實是自從上次大戰以後，她無間斷的實行徵兵制度。

今日大概世界上每一個軍事專家都同意即末來的戰爭，像上次的大戰一樣，將是全體底戰爭。「人數，盧登多夫 (Ludendorff) 在他一九三六年的「全面戰爭 (The Total War)」中謂「在戰爭中常有決定勝負的重要性。忘記了此點和迫不得已而爲之是一個大的錯誤。無疑的我們必須明白人數底重要性。」盧登多夫謂德國由於她底所有的到軍役年齡的人們沒有受到完全的訓練底事實而在世界大戰中受了一個嚴重的不利。在歐戰期間流行的短期訓練絕抵不上平時兩年的服役的期限。

關於此點，從德國的立場看來，情形自那時起，已變的更壞。在上次大戰中，「青

年守衛兵」是一九零零級，曾得到相當的訓練；普遍的徵兵制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又實行。自然軍事訓練有些超越和平條約所加的限制，德國現在正用短期的課目急速的訓練未曾被召入伍的各級。但是這一切不能改變已有的事實，即從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底各級不能按着戰前德國和戰前戰後法國所慣用的水準參加訓練。

據米爾奈 (Milner) 底「在戰爭經濟觀點下的人口底演變」(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ter kriegswirtschaftlichen Gesichtspunkten) 中調查，從那時起被召入伍的青年底數目——即戰年中的各級，因而在數字上最弱的——如下：在德國一九三三年有六十萬七千，一九三四年六十萬，二十歲的人，但此數字在一九三五年——即施行普遍兵役制底第一年——減少到四十六萬五千人，一九三六年三十五萬一千人，一九三七年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三十二萬五千人。一九三九年稍有增加，為四十八萬五千人。即有把握徵用的青年底總數為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人。自然從這裏面必須減除比大戰以前更多的不夠格的人。例如一九三五年及一九三六年分別召集的有四十六萬五千及三十五萬一千人，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五小數點九保用，故——自然包括德國國防常備軍及全體訓練和管理人員在內——德國僅可調動不到一百五十萬的受過兩年的訓練的人，而法國却有五百萬。

在第三帝國內所有的教育都注重體力和兵士精神底發展，但這絕不能代替正式的軍

事訓練。現在的戰爭比起上次世界大戰來更是武器底戰爭。兵士所有的工作都是異常的複雜，完成這些工作要準確精密的訓練，這決非短期教程所能辦到的。麥滋上將在他底戰後時期底經驗底研究內謂，企圖將現代的戰鬥底技術底多方面的，複雜的功用委託給用國民軍訓的方法訓練的軍隊，簡直是「浪費時間」。他復謂一個實在完全的訓練，需要至少兩年底兵役。在他底戰爭與國家 (Krieg als Staat) 一書中他也寫道：「受過完全訓練的軍隊有時受很少犧牲即能作的最難的動作是不能委託給戰後時代的人或甚至於大戰期間底可靠的領袖們的。但在另一方面，不管勇氣多麼盛，未受過充足訓練的軍隊底傷亡之多是可驚的。但是在今日現代武器所領導的戰爭底複雜的專門的情形中，希望僅受過皮毛的訓練的烏合之衆如何能獲得勝利是令人莫解之事」(見該書三四頁)。幹部所絕對需要的軍官和下士底人數底缺少，自然使情況變得空前的壞。對於德軍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因為德國人是優良的兵士，但這種善戰特質底完全發展需要一個堅固合格的幹部。

凡爾賽條約使德軍軍官底數目減到了四千。但是現在德軍底幹部，需要至少四萬五千餘人。軍事領袖們現在用盡方法來補償這個不足：他們已經從舊有的德國國防軍中抽出八千的下士，補到現在的軍官團中，普通每年有不下四千人進德國的軍事專科學校

；但是不願這一切，今日軍官團底人數仍只有不到三萬四千人，因而再過兩年或三年，現在軍隊底需要才能補足。萬一動員之時，假如德國總司令部希望動員與一九一四年同樣多的軍隊，（二百二十師步兵，十一隊騎兵）則除了現在的六萬二千人之外，只少還需要十五萬的後備軍官，六十萬的後備下士官。用此不足的數目更大，而在現代底情形下新後備官底訓練又需要更多的時間。因此必須數年之後，現在的缺乏才能補足一部分。

用迅速的方法很容易完成上將及參謀官底數目，但即在此點上，得到與最小限度底需要相符的數目也不可能。魏瑪共和國有四十二員大將，六百位參謀官，分派到七師步兵，三師騎兵中是綽綽有餘的。但按現有的師數，需要至少此數底六倍，但僅在上將方面德國達到了此數，因為按二百五十二底約數的標準，德國陸軍現有二百七十四位大將可供應用。

在德國國防軍初成立的時候有一百零五位上校，現在有五百三十位：即比絕對所需要的少一百位。所需要陸軍中校底人數為七百二十六位，而此數亦未達到，同時此下的少校底數目缺少三百至四百位。

如果戰爭確實爆發，我們以每師團五十位上將及參謀計——據專門的著作，數目不能再少——則德軍動員一百師團將需要五千的上將和參謀，但現在只有三千八百五十人

。此事底重要意義在德國總司令部很難調比一百師團多的軍隊到前線去，假如他們不願用過度的稀薄的方法減低他們軍隊底價值的話。

我必須再聲明，上面所敘述各結果，都是用最儉促的方法得到的。例如下面所列的確實的事實都可作此種儉促的動作底證明。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號，當時在國防軍中供職的掌管陸軍的十六位上將之中，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只有一位，一位步兵底上將，四位已升到中將，十位是少將，還有一位只是上校。

在與上相同的日期，五十一位中將中在一九三三年開始的時候有十位是，其餘四十一位僅只是上校，其中有幾位還是升到上校的。

一九三三年底一月的七十五位少將有四十五位是上校，廿七位是中校，此外有三位是從退伍中召回復職的。

在所說的同時，三百二十三位上校中有九十七位是中校，一百五十三位是少校，七十位已到了大尉階級，還有三位是從退伍中召回復職的。

這種現象在中校，少校，大尉階級中特別顯著。在此階梯中，愈往下走，我們發現缺點愈多，這些缺點對於整個德軍底戰鬥力不能沒有壞的影響。

我必須暫時看一看德國底鐵路底現狀。我們都曉得鐵路在戰時的重要。在世界大戰中，與協約國比較起來，中歐列強所佔的一個優勢便是我們底戰線後方土地底統一及互助，利用我們底優良的鐵路材料與服務，我們底軍隊可按軍事情勢底需要以閃電般的速率將軍隊從前線底一方運到任何另一方。

在這方面德國也正在與很多最大的困難相搏鬥。最近幾年來對德國鐵路的需要使德國的鐵路底運輸力疲於供應，而由於對與材料底缺點底忽視，這種運輸力已減少了。在最近五年中運輸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可是德國鐵路可隨意使用的運輸工具才增加了百分之十。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三七年之間，德國的工廠共造了一萬三千八百個新的車輛，即總車輛底百分之二點三，此尚比在平常狀態中每年所需要的換置量百分之三少。據官方底統計德國底鐵路現在急需四千輛火車頭，十萬輛客車與貨車。

現存的火車頭底一大部分底效力都因一九三八年的兩次演習集合和運輸建築西境防禦工事底材料而受到了很大的損壞，這些工事底很多地方現在都急切地需要修理。財政底狀況對於作此項用途的必需的基金不能增加百分之十，因而情形變得愈壞了。自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德國的火車已經開的誤點。特別快車也不在例外，誤八個到十個鐘點是常事。在一九三八年最後的幾星期中，德國的報紙開始登載一趨跟著一趨減少行車次數

的消息。同時鐵路發生慘局底數目也猛烈地增加。在一九三二年內有四百起，而在一九三七年內則超過一千多起。在那一年內犧牲底人數增加了五分之二，而在前九個月內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假使戰爭爆發，德國底軍事工業之從西部邊區內遷到德國底內部又是一件不順利的事情，因為這樣用鐵路輸送的距離已經增加了一倍，並且同樣為輸送給養到西線所需要的人數以及因此所需要的鐵路材料自然也要增加一倍。

關於法國作戰的實力，認真的，德國的宣傳的文字從未作過與法國底「頹敗」底謠言相同的文字。例如在戰爭經濟年鑑底一九三七年卷內，德國底軍事公法家，朱斯杜斯·史米德對這個問題有相當詳細的研究，他綜合他研究的結果如下：「如果戰爭發生法國關於農產品的來源的情形是很順利的……。假如油和某種製造品是在某限度內不成問題的話，法國將一樣最重要的必需品也不缺乏」（見一四五面）。「在軍事經濟的範圍內法國政府底主要的成見自然是維持她底軍備工業和增加其產量。在這方面因她有一可靠的，根本地發展了很長時期的，精巧的生產機構，故處境良好。法國底軍備工業，在它底規模與生產力方面說，是歐洲最強的。在平時它底生產量遠遠超過法軍底需要，因而使法國處在能夠以軍需品供給她底東歐的同盟國的地位。這有兩重的利益：一方面她

吸引住這些國家，而另一方面用不着巨大的消費她能夠維持她底軍事工業底過剩的生產量（見一四九面）。

現在所研究的問題還有一絕對重要的一點，總歸，毫不成問題的——關於此點全世界的軍事專家意見相同——在未來的戰爭中，一個國家底各種物質的需要比在世界大戰時大的很多。

因此假使每個國家有必需的原料可用，這些原料依照着軍隊底需要的製造——假使這個強國只能靠他自己底力量的話——將要從戰線上抽回比世界大戰時的情形更多的工人。

德國一九三六年四月三號的德意志民族領袖報 (Deutsche Volkswirt) 木工欄內謂德國在戰時需要工人二千六百萬。根據一九三七年七月九號的軍事週刊 (Militärwocheblatt)，對於每個作戰的兵士在後方得有至少七個至八個工人。斯太芬波森尼 (Stephenposony) 在他一九三八年所出版的書內力言這個數目太少。按他說：假使用空軍及強的坦克軍隊作進攻的動作——若想速決，這種動作是必需的——對每個作戰的兵士，至少須得有十個至十二個工人。正爲了這個原因，「每一個強國作戰的軍需品，今日只有靠其它許多國家的可靠的合作才有辦法，並且永遠如此的，只有如此，軍需品底最重

要的問題，人力問題，才能解決；因為假如一個歐洲的強國送到戰場上五百或六百萬，將被迫出此而無與此相當的需要的工人，因為在歐洲的情形，僅有三百萬人的軍隊便需要至少五千四百萬人口」（見該書九十三面）。

任何國家爲了取給它自己底必需品起見與其它的中立國樹立關係，必須有穩固的信用，與有關各國原有確立的關係，最要緊的必須有巨額的資金準備。

假使它具備這些條件，它可利用別的國家供給它底軍需，並且別的國家裏多一個從專於軍需工業的工人，它便可從它自己底工業中抽出一個工人，給前線添一個戰士。

但是在這方面德國底情形與一九一四年比較起來，像能立即證明的一樣，顯示也轉變的很壞，在一九一四年，信用方面，德國居世界第三位，擁有不可動搖的債權資源與黃金準備。今日他反而變做了一個負債國，沒有債權，只有微少的金準備。她底報紙及宣傳的演講常常嘲笑此點，但專門的刊物却完全明白它底意義。德意志民族領袖報底一個撰稿人，愛森博士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的該報上，在一篇標題爲國防經濟的自給與礦物原料 (Wehrwirtschaftliche Grenzen der Selbstversorgung mit mineralischen Rohstoffen) 一文中，結論悲哀地證明這一點謂：「因而我們得到此結論，即黃金已經變成了最重要的戰爭資料。」

由此看起來，無怪乎德國參謀部反對一個速戰底夢想了。戰爭經濟年鑑爲德國參謀本部底德國作戰局 (German war office) 底赫斯 (Hesse) 少校在官方的協助下所主編。湯姆上校在該刊一九三六年卷中一篇叫做運用的同經濟的顧慮一文中公開的寫道：「從前我們底對速戰問題的錯誤態度已使我們一敗塗地，因此在坦克車，飛機充斥的今日，我們絕不應爲一種速戰的狂想所左右」(見該卷十六面)。

波森尼，在我曾引的他底著作裏，也取這樣的見解。他詳細研究空戰底前途。他不否認它底重要，但他極端反對那種以爲它可決定勝負的觀念。他談到防空底漸漸的完成。他證明空戰不能決定勝負，因爲今日對抗的空軍實力差不多相等。他謂在最好的情形下一個國家底一千人民中間至多有一個適於做航空員，更少的人適合於坦克車，更不用說這兩件事的連帶關係了，卽不能入坦克車團的兵士極少是適於入空軍的。據此，如果我們以在戰爭中每損失一架飛機或坦克車隨同死兩個訓練成的航空員或機械員計，則在戰時沒有一個國家能運用一萬或兩萬架以上的飛機或坦克車。用這樣少的武器，一個「決戰」是絕對不可能的。明白了這個「假使兩個敵對國家底經濟力和實力是相等，迅速的勝利絕不可能，或者說防守變成了決定勝負的因素，封鎖變成了重要的武器。」

因此讓我們研究一下在這樣一個戰爭中德國底大概的前途。先研究給養問題。

第三章

食 糧

在世界大戰後很長的期間，德國專門的軍事的刊物也幫助宣傳那種見解，即上次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並非在於敵方底物力和人力比我們強，却因左翼各派底革命運動和他們對那些自始至終都英勇地作戰的軍隊所發的暗讒之故。很長的期間，德國國防軍底參謀部對這種觀念底宣傳；都末加一點的阻止，但是在希特勒得勢以後，當德國外交政策底新方向使戰爭爆發底可能有了嚴重的實在性的時候，他們立刻感覺到了一直宣傳到當時的這種解釋底危險性，於是開始攻擊它了。

第一，馬克斯中將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的軍事週刊內的一篇題名一切原因底原因的文章內說話了。在那篇文章裏他引用蘭滋大將 (Lanz) 底一篇研究中的話：「最後他曾坦然地研究了一九一八年我們進攻失敗底主要原因，即饑餓的軍隊再不能從空的給養棧中吃到東西」。「但是任何一個未曾親歷其境的人會估低這種情形底影響，不能了解它所造成的精神的轉變，因而也不能原諒它——假使有地方是對的話，「了解即是原

「在這裏是對的。我底意見是，假使這種情形發生時，將來此種重要的因素要被一種 Niclaevø。所輕視，忽略，假使永遠說我們底失敗不是由敵人，由缺乏給養所致而是因缺乏得當的宣傳所致。」

博愛特勒 (Bartler) 少校 (一個在職的官員)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底德意志民族領袖報上重述了馬克斯底那些意見，贊同它們，湯姆上校，在戰爭經濟問題方面，德國軍部底專員 (前章已提過他)，在他在世界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內所發表的一篇題名在歷史上的戰爭管理與政治經濟的演講內謂：「這個計畫在供給食物方面是特別的需要，所有和平時期底基礎，甚而至於更重要的，戰時政策，是人民底食糧問題，戰時食糧的情形是戰前太平年歲中間食糧政策底結果。我不用再說你們都曉得世界大戰中間我們國家所忍受的痛苦，我可公開地說當我們進入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底蕪菁冬天的時候，我們已經戰敗了。」最後他道：「我必須特別堅持單在食糧供給方面，一種謹慎的預算是必需的，以免我們正在好的時光遭到不幸的意外事物。遇緊急時，因缺乏必須的勞工，機器，與肥料，故生產減少頗多，而過去數星期的事件可以證明在政治的緊張時期，世界底市場如何可以買空。」

讀完了這些言論之後，我們能大略的知道實在的德國的食糧的情形。第一讓我喚起

讀者關於希特勒在他自己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演講裏公開所說的話——所有德國政府底努力，所有它底嚴格的命令與食糧限制，在食糧方面，都不能改變德國依靠從外國輸入的程度。約翰德根博士(Dr. Johann Decken)在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所發表的叫做德國食糧和農產物與依賴外國之關係 (Deutschlands Versorgung mit landwirtschaftlichen Erzeugniss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Auslandsabhängigkeit) 的研究中，在考察了詳細的統計數字之後，發現他目己不能不承認：「平均的說我們對於輸入的依賴，在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三年期間，正如同在一九三四年一樣大」(見該書第六五面)。他用「卡路里」(Calory)計算，結果證明戰前各年中卡路里的消耗超過戰後期間的。

但是自一九三四年以來情形並沒有好轉，反而有退步。一方面德國底人口增加的很可觀，另一方面每年收穫的數字却表示一致下降的傾向，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小麥的收成是五，七六五，〇〇〇噸；在一九三四為四，六七六，〇〇〇；在一九三五為四，七九〇，〇〇〇；在一九三六為四，五五三，〇〇〇；在一九三七為四，四九〇，〇〇〇。裸麥的收成一九三三年為八，七二七，〇〇〇噸；在一九三四年為七，六〇八，〇〇〇，一九三五年為七，四七八，〇〇〇；一九三六年為七，三八六，〇〇〇；一九三七

年爲六，七六二，〇〇〇。這些數字乃採自德國信託所 (Reichskreditanstalt) 對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半年的報告書中。在一九三八年，這些數字，在小麥方面，增加了五點七百萬噸；裸麥方面增加了八點六百萬噸；此乃由於每公頃十分例外的豐收。

奧國底合併，在食糧方面，使德國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負擔。現在所謂的東邊境區 (Ostmark) 依靠進口的程度，比德國本身還要大。德根，在一九三八年國際農業概觀 (International Agrarumschau) 四月號內的一篇叫做大德國底食料底供給內歸納他底研究底結果謂：「在食糧方面，與德國底百分之八十一自足比較起來，奧國僅有百分之七十二至七四。工業的因而很依賴農業進口的蘇台區 (Sudetenland) 的合併，自然只增加德國的憂慮，但近來波希米高地 (Bohemian plateau) 的佔領無疑的將減輕他們很多的憂慮。在另一方面，在德國保護下的斯拉伐克所產的糧食不夠它底人口之用；德國對於斯拉伐克所得到的利益，必須付一個高的經濟代價。根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的德意志民族領袖報上所發表的調查，假如閩尾的捷克斯拉伐克底每年的穀物收穫，按每人來平均起來，其結果所表示的情況並不比在德國內的情形好。同樣家畜的狀況——各數字係採自一九三七年九月三號的統計雜誌——表示在牛的方面，有四十四萬隻的剩餘給捷克斯拉伐克，但在豬羊方面，却分別缺少九十三萬及十八萬頭。

更精密底研究一下即可見到這種情形在最近的將來，是很難有改善的希望。農業經濟底整個的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官方的抄錄季刊 (*Veröffentlichungen*) 發現他們自己不得不說一九三七年德國農業底經費超過它底收入頗多。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經濟年內，經費雖增加了三萬三千五百萬馬克，收入底增加却祇有一萬六千三百萬馬克。

國務卿北克 (*Backe*)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的德國底政治經濟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內寫了一篇文章，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寫道：「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經濟年中，據統計局底計算，德國農業底經費升到了三萬三千五百萬馬克，而收入却只比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多一萬六千三百萬馬克。」並且：「因為經費增加的頗多，故農業底負債也增加了，特別是——這特別的重要——在鄉村內。」爲了這個原因：「我們是正在走近生產戰底時期，或者已經走到了，從國家經濟底觀點看來極端須要的農產品的繼續的增加不再能增強各農業生產單位底經濟力量，却實在減低它。」當生產底增加是開支底增加而不是有希望的收入的時候，如何能盼望德國的農民努力增加生產呢？

吉耳底葛勞斯博士 (*Dr. Gloyes of Kiel*) 史萊達、荷耳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底農民底代表，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五日在國民大會內關於盎格耳恩 (*Angeln*) 底 *Beratungsring*

發了一篇演講，也激烈地加重這種情形。他謂：「有些私人的農業公司底簿冊表示在未實行價格限制以前，漲落的範圍很大，但在實行市場管理法之後，這些漲落增加的更大。在過去三年中，農年底收入表示不斷地下降。在盎格耳恩全州最大的公司底簿冊上表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每公頃底純淨收入爲一百三十二馬克，此中尙未扣除各農場不同的利息金。此種利息最高的限度大概爲四十馬克，必須由純淨收入中扣除。此純淨的收入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內降到了八十馬克。從表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有些地方純淨收入降到了十六馬克的數字，我們可以想像到了那些地利不如我們的諸州內的情形了。在這些地方，扣除了息金之後，每公頃賠款二十四馬克。很明白的在這種情形下，情形最壞的農場是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見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八日的史萊達、荷耳斯坦紳士報。）

缺乏必須的工人自然使情形變的更壞。德國勞工局局長，西魯普博士（Dr. Srup）底報告書內謂在一九三八年開始的時候，缺少的工人有廿萬之多——一種德國被迫由國外補足的缺乏。這個數字在一九三八年中間，增加到了三十八萬一千人。巨額的仍在增加的來自鄉村的希望獲得較高的工資以便得到較高的生活程度的大衆擁進了城市中的工廠。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國的農業部長，達雷（Dare）在一個公開的集會中攻擊

這種現象。他公開地方言德國的農業缺少八十萬餘工人。去年僅符騰瀑（Württemberg）一個地方農民離開他們底鄉村的就有九萬人，而「攻擊」（Aagriff）在一九三九年開始的時候並不隱藏這種現象使德國底領袖們所生的憂慮。

葛斯塔夫·柏論（Gustav Bahren），德國食糧局局長，在達雷底一九三九年三月號的Odol內寫道：「任何一個到我們底鄉村去的人都能見到幾乎每一田莊都缺乏工人。例如我有一個默克蘭堡（Mecklenburg）區的報告。在此報告中的第一個提到的田莊有田一百六十英畝，而耕種的人只有田主和他底妻子二人。第二個有田一百七十英畝，耕種的人只有農夫和他底母親，因而牛數比從前減少了一半。第三個有田一百七十英畝，田主已經幾個月沒有找到工人和牛夫了。他底妻子和十二歲的孩子想作這工作，可是顯然不能夠的。在這種情形下，這位農夫打算放棄他底牛。僅在這一地方，有幾個田莊上的家畜都減少了一半，有些根本一個牛也沒有了——這些沒有別的原因，只是缺少工人罷了。請不要以為我挑的是情形最壞的區域。到處都是這樣的情形。例如一個薩克遜農民區底報告謂由於農工缺乏的結果，乳牛底數目，在一件中由九十五隻減少至了六十五隻；在另一件中由六十五隻減少到了四十五；在第三件中由十四隻減少到了七；在第四件中由三十四隻減少到了二十五；等等。在一個鄉村裏，三個農夫一天內賣了二十八隻母牛。農

婦過勞的結果是流產的事情有可恐的增多。婦女們不是沒有孩子，便是只有兩個，因為她們沒時間照料他們。由於過勞的結果，農村中少年健康也見退步。在薩克遜，從鄉村來的一千三百八十八個參加 S.S. 考試的青年有六百八十人因體格不及格被淘汰了。在薩克遜的一個農業學校中，六十六個學生中間，只有七個是健康的，而這七個之中又有四個是來自城市的。其餘五十九個農科學生，由於過勞的結果，不是背現畸形，便是胸現畸形，有的有平足或其它的病。今日已過了六十歲的正在做着一個工人底一切工作的婦女，有不下五十萬人，並且多半都是從早晨四點或五點工作到黃昏。」

上面所引的葛勞斯博士底演講也怨到牛數底減少。最近的統計表示減少百分之六點八，他謂：「這是一個可怕的數目……故無論如何必須停止其再減少。並且：「由十二月三月底畜生數目調查看起來」——達雷自己也在上面所引的他底演講中也承認此點——「乳牛底數目在全國內平均起來已減少百分之三，約三十萬頭；因此牛油每年減少三萬噸，即我們所須要底百分之五。同時，雖然畜糧的情形很順利，但是成爲豚底數目底發展底重要因素的化豚底數目比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也少九萬隻。」（見一九三九年一月廿八日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

四年計劃底成功的完成所必須的新的各種工業底建立底結果使水量不足，這又增加

更多的困難。稀克 (Ricke) 是食糧部 (Food Ministry) 底一位高級的官員，在他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的演講裏加重地說：「每個工廠都用巨量的水。例如，每位專門家都曉得魯爾 (Ruhr) 區內雖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但他們却消耗德國自來水事業底總水量底四分之一。這裏的天然水底缺乏因鑛坑所造成的地下水底損失而更增加了。況且很無計劃及調和的最近新興的事業與工廠佔用」水。這種情形對於森林和農業的影響之大，我們真能說是要回到荒蕪的田野了 (Versteppung)。

撇開這一切，農村抵押所對「生產戰」底勝利的實行不但不增進反而阻礙。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德意志民族領袖報上的要文農人與儲蓄者對於此點很清楚。該文謂「德國農業底目的在企圖獲得食糧方面的最大的自由。這需要許多極大的努力，爲了完成這個努力，力量——人的和機械的力量——是必需的。依賴勞工來源的農業事業底經營是不足的。這個問題，的確，已經變做最困難的了，在結構上仍是最難解決的。農業底機械化底與投資底問題由此發生。但是投資須要資本……，德國農業政策建立在繼承田地 (Erbhof) 上面，這種繼承田地必須獲得生產戰底勝利。投資與機械化都需要，因爲農業區域缺乏工人，而這種缺乏是無望轉變的。第一需要常期的貸款。抵押所……在與有關農場有利益的情形下允許抵押品，因而使它底生產量有相當的增加。不幸地，贊

成這樣的抵押是沒有用的，假使沒人供給必須的資本的話……」

因此，關於農村的資本底缺乏正在增加，伯倫，在上面所引的他底文章內也有力地加強這一點。他敘述農村儲蓄貸款所中的一個底報告謂：「從這個報告看起來，儲蓄底總數，七十九絕非來自農民，七十四來自小本匠人，二十來自農業雇工，只有七成來自農人。並且這個，如我所說，是一個特別的農村儲蓄借貸所底情形。」

但是這些還不是阻止得到所希望的結果底所有的原因。中央行政機關不斷地爲了國家的工廠，爲了防衛底須要，兵營，飛機廠，佔據大塊的土地，這件事實又增加了一個困難。由統計年鑑看起來，一九三三年雖有二千九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二公頃可用作耕田，但此數字在一九三四年却降到了二千九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公頃，一九三五年降至二千八百七十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公頃，一九三六年降至二千八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四十二公頃，一九三七年降至二千八百七十二萬四千公頃。

國務卿倍克在上面所引的他底文章內也謂：「在一九三七年可用作耕田的面積比一九三二年約少六十五萬公頃」。

更壞的一個發展是可種五穀的田地底情形。這種田地在一九三三尚爲二千零四十七萬公頃，但這裏面包括由復併薩爾入德國所恢復的七萬三千公頃。但在一九三七年。耕

田底總數却降到了一千九百四十一萬公頃，而到一九三八年又降至一千九百十八萬公頃。這即是說德國現在比德國社黨得勢的那年所有的可耕的田地少一百三十萬公頃。（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國內經濟與統計報。）

同時在全人口中成人，消耗食糧最多者，所估的比例已經增大。德根在上面所引的他底作品內寫道：「在全人口中，兒童所估的比例已減少了，而成人所估的增多了。這即是說人口底數目雖仍和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三年相同，但我們不能不按較高的成人底比例計算食糧。例如吃肉的人——即成人——底數目在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三年之間，平均起來為四千四百三十萬，與此相比，一九三四年有四千七百九十萬。各級年齡所估的百分比如下：——

十五歲以下者	一九一零	23.9%	一九二五	25.7%
十五至六十五者	一九一零	61.2%	一九二五	68.5%
六十五以上者	一九一零	4.9%	一九二五	5.8%

最後，不但在德國而且在全世界，各種食料底消費底比例已有很大的變動。由於城市底及不停的增加的工業化底結果，我們見到肉，脂肪及蛋類底消費比植物類底增加了。這也使德國底情形更壞，因為第三帝國依賴輸入的正是脂肪及畜糧。假如在世界大戰

中「因缺乏畜糧德國在前線上站立的牛只有兩條腿」的話是真的話，自從那時起到現在在這方面的情形並沒有改進。關於這種情形，「德國貸金所」(Reichskreditinstitut) 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底轉變期間德國底經濟狀況名下所發行的半年報告書中有這樣的話：「現在德國缺乏她所需要底脂肪的總量底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這使德國底進口額不斷地增高，而在此點上，最近波希米亞底併吞更增高進額——這即是說在這方面沒有改進的希望。」

由此看來，按德國 German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 forschung 底統計在一九三三年，國內只出產全國所需要的食糧底百分之八十一，而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所給的仍是這個數字，是可了解的。從已經所說的，很明顯的，這個百分數是因食糧減少了很多而得到的：如果德國能從世界市場上輸入與從前相等的食糧，無疑的，這些數字也不會成功一個這樣好的暴露。外匯祇有爲了輸入食糧才能無阻地得到。國社黨政權用盡方法減少進口貨物。雖然在在一九二八年進口貨底價值尙仍是五十七萬四千二百萬馬克，在一九二九年爲五十三萬四千三百萬馬克，而在一九三四年已經減至十五萬四千三百萬馬克，一九三五年十四萬三千五百萬馬克，一九三六年十五萬九千九百萬馬克。在一九三七年，因收穫例外地壞，進口貨值增至二十萬四千五百一十萬馬克，而在一九三八

底統計中，雖然該年收穫極好，但它仍有二十一萬零五百五十萬馬克；這個，在柏林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底銀行報 (Die Bank) 解釋係因從前積蓄的貯藏在一九三七年耗用了很多，而這種缺少不能不用允許大量進口貨的方法補起來。由此可以附帶地得知，所談到的貯藏決沒有像有些新聞機關所想使世界相信的那麼多——這些是足以保障德國在戰爭中沒有饑餓之險的貯蓄。

按德國統計局底統計，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該國裸麥底貯藏總量是五百六十萬噸，小麥四百四十萬噸，大麥二百五十一萬噸，雀麥四百零七萬五千噸。從那時起，此種狀況一直沒有改進，因為在一九三九年底前兩個月中，與一九三八年同期比較起來，進口貨底數字，仍表示顯大的下降。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德國進口貨值為一萬七千五百五十萬馬克，在二月為一萬七千零七十萬馬克，在十二月為二萬零五百萬馬克，但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則為一萬六千六百萬馬克，而在一月僅有一萬五千五百五十萬馬克。

假使我們把這些事實與一九一四年戰前的情形比較起來，所得的結果是不很使人樂觀的。當時在德國內並沒有食糧底限制問題，這種情形在戰爭底前兩年一直存在着。斯坎底那維亞諸國。荷蘭及瑞士自始至終保守中立，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德意志帝國都從這些市場補充它底食糧底不足。在大戰期間，德國進口貨底大部是糧食。償付所買的貨價

並不發生特別困難。她有充足的外匯與黃金供她任意地運用。直到大戰底第二年她才開始愈來愈感覺到封鎖底效力。（詳情可參閱弗里敦斯堡（Friedensburg）底在戰爭中與和平中的煤與鐵。）我們記得在一九一六年在德國的家庭裏第一次的限制，即第一次的脂肪和麵包證，是如何地實行了。但是今日的情形與當時却完全相反。德國底存款和財政底情形現在有災患式的惡化。在戰爭還未發生很久之前，各種食物底限制已經實行了。雖然嚴格的說起來德國底民衆尚未受飢餓，但是按實情也不能說他們吃得飽。例如德意志民族領袖報根據齊格耳邁伊兒（Ziegelhayer）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廿日在「人民營養雜誌」（Zeitschrift für Volksernährung）上所發表的勞力工人底食物（Die Kostler Schwararbeiter）寫了下面的話「按檢查的結果不能不說受檢查的工人們平均每日所消耗的熱量卡路里比期望的，無疑的即應當的，標準少百分之幾。」消耗不斷地下降，因為在一九二九年每一成人平均所食的肉雖為五十二點九公斤，在一九三六年為五十點四公斤。關於脂肪的數字為：一九二九年為三十二點六公斤，而一九三六年為三十一點三公斤。關於糖的數字為二十七點三公斤對二十六公斤；關於蛋類為一五九個對一百三十二個。

由法蘭克福日報我們也可以得知每人所食用的牛奶在一九三七年從平均一百三十七磅降至一百廿三磅；牛酪減少百分之十七。從那時之後，自然還有減少。

在巴那馬基 (Barra Marci)、匈牙利倍克斯州 (County of Bekes) 底執行官代表，提交給他底州會議的報告書中可以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實。此有關於匈牙利的工人們在德國生活的狀況。他報告謂德國農業的工人們底同在德國作工的匈牙利人們底營養都遠在在匈牙利所得到的狀況之下，而假使匈牙利工人們想補起此種不足，他們不能不對於所需要的物品付一頗高的代價，同時如果把每日十小工作所得到的十二至十六個馬克的工資換成 Pengo，他們底工資一點不比在匈牙利所得到的多。此外買一公斤裸麥與大麥粉所做的麵包，他們必須付六十個黑勒 (Heller)，白麵粉做的是買不到的，而供給他們的甘薯之多，在匈牙利只可用作畜糧。

這對國民底體力和他們底氣質不能沒有影響。例如由德國勞工陣線底領袖羅柏萊博士 (Dr. Robert Ley) 對一九三七年努連堡 (Nuremberg) 黨政會議所提出的報告我們可得知：「在檢查之下，一半工廠中所僱的工人必須受醫藥底治療。」德國社會衛生所對於德國工人們底健康底情形所發表的調查也是一幅可悲的圖畫。例如在一九三七年有保險的工人底數目雖增加了百分之十，工業的不幸事件底次數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深鑛坑內的不幸事件底統計是特別的令人使滿意，因為在一年之中，它們由五千二百一十二起增至九千七百九十三起，幾乎增加了一倍。

但爲了要確切明瞭本問題底各方面，生產在戰時一定要減低這一點是不能不顧到的。博愛特勒 (Beutler) 少校在經濟戰爭年刊一九三六年卷內所寫的「判斷保護國家的保衛力量的觀點」(Gesichtspunkteur Beurteilung der wehrwirtschaftlichenKraft) 中寫道：「沒有一個國家能從農業中抽走一大部份的最好的最能生產的老手，飼馬者，和開摩托者而不受損害的；盼望這樣的農業經濟底生產力依然如舊是無望的。一國底生產因軍事準備所減少的數量將依着它底經濟的組織而定。我以爲在農業方面中歐只少要減少百分之二十。如果我們更計算到在戰爭中由於防守軍隊底大的需要所致的較大的消耗，和由國民底信念底立場看來不但一個夠而且簡直一個好的營養底標準是如何的重要——特別是對於文化發達的白種人——我們再打上百分之廿的減少也是對的。換言之這即是說在中歐只有那農產物平均起來超過它所用的百分之四十的國家，才能有資格說它是完全獨裁的」(見該刊第二十二面)。

最後，另外一個因子必須說一說。世界在大戰期間，德國用絕對的管理方法以管理德國的農業經濟在戰爭開始了很久才實行了。這些方法包括的範圍愈廣，它們底流弊和對它們底條文底逃避的事情愈多。走私擴展到了更危險的程度，對於最後的瓦解底進行也頗有促進。但是今日在第三帝國內國家對於生產方面的干涉已完全是戰時的措施了。

德國的農民現在即生產他所不需要的，而且他也不能隨意賣他底產品，而是受着嚴格地規定他應該生產甚麼和賣甚麼價錢及賣給誰。關於肉，蛋類，牛油及五穀的規定是特別地嚴厲。農人必須按規定的時間和價錢賣他底產物，他不能因想得到好一點的價錢而不賣。因此，世界大戰中的許多現象在下次戰爭中要更早地和更嚴重地發生。弗利慈·扼雷保 (Fritz Aehrenhoef) 是關於農業政策最好的德國的權威中的一個。他在他底世界大戰對於德國底農業生產的影響一書中寫道：「假使農民對於他們底出產收到一個不足的價格，他們要限制他們所出賣的出產，希望用私賣的方法得到較高的價錢。假使這樣他們做不成功的話，他們要漸漸生產的只夠他們自己底和家庭底需要。」並且：「監督農民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沒有受罰的威脅。任何人想在經濟生活底範圍內成就點東西的話，必須滿足及輸通人類底健康的本性和求得的欲望底需要。違反這個原則的人，相信他能立即便改變了人類底，根源最深的本性，並且能轉變他底自然的傾向；假使他失敗了，他是不必奇怪的。當一個民族被迫經過一個艱難其難像德國民衆所經過的一樣，經濟生活底最基本的原則是不能被藐視的。假使戰爭是短期的，德國的民衆將忍受關於農產物由於他們在戰爭狀態中的原因，情勢形所加諸他們的價格水準。但是，當戰爭結果是長期的話，嚴格地統制經濟同它底最高價格的限制，實在是無幫助的，因為像實在遭遇的一

樣，生產底迅速的減少必要繼起。

第四章

軍備工業

解釋世界大戰的流傳最廣的故事中的一個，受人歡喜的歷史上的虛事之一，無疑地是那說直到大戰爆發的時候歐洲各國完全忽略了爲這個大戰的經濟的準備工作的宣言。

與此相反的，德國的檔案室，關於大戰前德國的經濟的準備，公佈了一厚冊。從黑爾上將 (General Har) 底諸書底一本中也可得知法國的參謀本部也做好了製造的和軍器及軍火底運輸的精密的計劃，並且預先已計算好了兵工廠所能僱到的工人底數目。據盧登道夫 (Ludendorff) 說德國當時的情形也是如此，並且無疑的其它的國家也沒有忽略此事，今日無異議的決沒有一個國家忽略它底經濟準備，却都對戰爭作精確的財政計劃。戰爭經濟問題在專門的刊物內也被研究了。

因此它並非缺乏準備的問題；困難在所採取的方法與實在的事情不合，因爲每個國家都會經準備戰爭了，但是却未計算到世界大戰在各方面所給予他們的問題是牠們從未曾夢想到的。動員計劃底最好的參謀官和最著聲譽的顧問結果都是壞的預測家。他們之

中沒有人預先見到世界大戰所取的規模，及它所求的需要和它所產生的武器。此戰爆發的前幾年，日俄，意土，及巴爾幹戰爭供給一些經驗，但由戰後專門家的意見看來它們實際上是沒有價值的。例如沒有人能對偉大的法國的軍事領袖福煦大將底軍事才能發生疑問，但當一九一零年他見到一架飛機的時候，他底意見是飛行無疑的是一種很有用的身體運動，但沒有軍事的重要性。機管槍底重要性對於專家們並不是甚麼祕密，但是雖然如此，在一九一四年沒有一個軍隊中每千人有比二架至四架多的這種槍。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法國所有的礮絕夠不上稱做重礮。她底參謀部對於德軍在這方面光榮的成功充滿了驚疑：故在大戰期間，不得不倉促的補起此和平時期所造成的缺陷。即非全然，一般對倒鈎鉄絲網底重要性都缺乏認識。在空中設備方面中歐同盟國是不如他們底敵人的，且直到最後他們不認識坦克車底重要性。自然帝國底總司令部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前便收到坦克車底各種模型了。協約國內的政治家們不願軍事領袖反對，強用這種武器，這件事實看起來也是有興趣的。對於在海軍戰爭中的潛水艇也沒有正當的認識而小的魚雷艇底重要性却大大地被誇大了。即在最專門的軍事問題中，專家們底每一個計算結果都錯了。甚而至於軍服也不適合大戰底情形。制服上爲了節日設計的有一個空眼，但却沒有顧到機管槍。

現在既然在這些專門的事情上，參謀部底計劃都走錯了，那麼在那些離純粹的軍事科學更遠的事情上他們對的程度不更少了嗎？沒有人預先見到大戰所產生的物質的需要；沒有人曉得油底重要性。他們預先看到的大戰所取的規模之小正如他們對於國際貿易底局部的停頓所作的準備一樣。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每人都要認爲一九一四年十月所發生的情勢是難想像的。因爲沒有預言者的眼光，對於世界大戰的經濟準備結果是要命地不足，但這絕不是根本沒有準備。各種計劃是有的，不過它們結果是沒用罷了；因而現在在存在中的計劃，無疑的是經不起戰爭底試驗的。今日沒有人能說戰爭將來所取的是甚麼方式，將用甚麼武器，其中那些結果證明是多餘的，或者應當採用那樣幾那些證明的。因爲在戰爭底過程中無疑地我們可預先見到許多武器底完成是難相信地迅速。我們是有價值不知道甚麼樣的戰鬥機或那種坦克車將來最有用，或者甚而至於在將來的大戰中坦克車結果是否還有甚麼用。以現存的經驗爲基礎各專門家所發表的東西彼此完全不一致，有些認爲這個理論是對的，有些認爲那個：他們底專門的知識是無疑問的，但是關於在戰爭底試驗下他們底各種意見那一個將證明是對的，他們仍不能給我們一最輕微的概念。因此在將來底戰爭中，決定勝敗的因素並不是那個國家帶着多大砲，軍用機，或坦克車走入戰爭，而是一個國家所能補充它底損失的和與戰爭底技術底發展並進的和

無障礙地供給它底軍隊底無限的需要的程度；或者它底工業底能力是怎麼樣。他有所需要的人力和原料嗎，或者，即是不然那嗎它底國際的經濟形勢使它能夠利用中立國底幫助供給它底軍隊底需要的程度又是怎麼樣呢？（註：在所引的波索尼底書中一一二至一一四面）。

無疑的德國的工業底本身現在是在它底能力底頂點。它底工程工業有巨大的進步，一九三七年有八萬萬馬克出口底數目，已經在歐洲列強中爭到了第一位。德國底化學物品比次於她的兩個出口最多的國家，英國與美國，合起來還多。她底汽車工業也有可觀的規模。誠然在汽車底數目上她次於西歐列強，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在法國每十九人有一輛汽車，在德國每四十七人才有一輛；但在過去一兩年內她稍微超過了法國的汽車底生產，但仍次於英國。德國的澈底同樣已經把工業的合理化發展到了極點。德國的工業已經到了比任何其它的國家都接近於必須變成爲戰爭工業的轉變的狀態。因而無疑的她能開始完全的工業動員比任何其它的國家都快。一九三七年她底鐵底生產與奧國合起來總數達一千六百三十四萬九千噸；而一年以後，已增至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噸。她底鋼的出產同時由二千零三萬七千噸增至二千二百九十九萬一千噸。另一方面，在商

業的需要底範圍之內，英法底出產，在此期間，仍沒有變動。在一九三七年英國產了八百六十二萬九千噸鐵，一千二百四十五萬五千噸銅，但一年之後，減縮開始，出產的鐵爲六百八十七萬二千噸，鋼，一千零五十六萬一千噸。法國鐵底生產在一九三七年爲七百九十一萬四千噸，鋼爲七百九十二萬噸——這兩個數字次年分別降至六百六十二萬七千噸及六百十萬噸。但是用不着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即可看到在英法底生產底這種表面的減縮之後有異常的保留着的力量。柏林正在用盡力量工作，在用盡所有能得到的原料，把工業底力量發揮到了極點。在另一方面，倫敦和巴黎剛才開始，它們底實力是不能估計的，而且在增加此鋼底年產量百分之二十五上是無困難的，這即等於增加它們底戰爭物品底產量百分之五十。

現在的誇大的德國底努力是否含有許多痛苦的失望之事是可很疑問的。該國底統制的經濟底極端的加速對它本身不造成許多嚴重的障礙嗎？戰爭經濟在食糧底平面上的射影有它自己底許多不順利的結果。毛奇(Moltke)稱戰略爲「一種援助底系統」(Ein System Von Anshilfe)，他意思是說戰略底許多計劃必須永遠適合意外的變動，而在它們本身必須永遠有變動性。並非說因此必須一定放棄了許多作戰的計劃，特別是當指揮者能立即改變它們而使他底兵力適合新的局勢的時候。但是在經濟生活中，這是不可能的。假使

所有的生產都供某一個計劃用了，任何事後的必需的改變都比別的需要更多的時間，並且將包含一種必須有不正當的損失不能完成的步驟，在實際上等於打一個頗大的敗仗。在戰爭時期每一個經濟的損失都有加倍的重要性。（註：見上面所引的波森尼底書一四面。）

況且在平時德國底工業之一大部份之轉入戰爭狀態——一個已經發生了的轉變——勞動資源底過度使用，對於營養不足的工人們所加的每日十至十二小時底工作，是否含有將要使德國到決定勝負的重要底時刻完全精疲力竭之意是很可疑的。正在那個時候，致命的精疲力竭底前兆在德國的經濟生活中不變的很顯嗎？即在現在德國工業的生產幾乎已不能忍受所強加諸它的使眩暈的速度了。德國世界日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底中旬發表了一篇對再用力拉弓的警告。在一篇重要的文章裏它宣稱德國底生產及努力已到了空氣已經薄稀，已有眩暈的被威脅的高峯。直到現在過去的貯蓄還能供利用，但是現在如果維持現在的速度，或者甚而至於增加，其它許多預先必要的條件是需要的。農業既不能，消費品底生產額也不能達到工業生產所造成的致眩暈的高度。但那篇文章後面說：「爲了大衆，他們應當能夠消費他們在製造資本貨物（軍需品及構造的工程）所得的工資是重要的。」最後：「我們必須避免人民進入對

較高的工資不再發生興趣而只願不被擾的思想底狀況中。這不僅是在許多重要的地方而至於更大的成就底，而且也是能使上爬者「山樣穩定」(Bastard)底問題。

不管各種機器底生產地如何高，所出產的機器都用作更多的工廠底設備了，因而舊的設備底換置和改良是幾乎不可能的。法蘭克福日報在它底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號上計算在這點上德國底需要——尚未補償起的需要——有數十萬萬馬克。「德國底整個的生產的結構將受到危險底威脅，假如最急需的許多改良不能實現的話。」

除了這一切之外，政治經濟底立即改變成一個戰爭的經濟是否實在是一個理想的行動，是一個問題。許多德國專門的刊物似乎沒有以為它將是的意見。博愛特勒少校（記着他是一個在職的官員）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的德意志民族領袖報上在他底叫做「國防經濟」的文章內寫道：「忽視經濟原理的政治經濟在很短的時期內將要被其它各國底經濟所追及，而由軍事的觀點看來將要失掉它底價值。」並且：「我不贊成那種以政治經濟應永久地是一個戰爭的經濟的觀念，因為我以為經濟底根本原則在戰時和在平時是不同的，而且應該是不同的。總之在平時政治經濟底任務在與其它國家底經濟競爭之中為它自己底國民造成最好的生活程度。它必須不但在它底本國內使它自己底國民能利用貨物，而且也必須進入世界市場，為它本身經濟底利益必須與許多其它國家底經濟

競爭，必須圖謀驅逐他們出市場。這只能用經濟的方法完成，因此必須合乎經濟原則地獲之甚工作。」博愛特勒因而認為在政治經濟之外在「戰爭經濟」名義下興起一個新的科學是一件不幸的事。據他說經濟底在戰時和平時的完全不同的任務，永遠不應該混合。他嚴斥這樣的「戰爭經濟學者」。在戰時戰爭經濟底任務，為應付戰爭底最後發生，國家底所有的經濟力量，只能歸軍事的領袖們處理。只有在平時經濟運轉地十分合乎經濟原則，這個任務才能適當地完成，並且「因此經濟不但須保持它本身健全，而且因軍事的和普通戰爭的需要，須集中力量以擔當非經濟的負擔。」

斯提芬，波森尼有是這種意見。他收集了很多破除成見及幻想的統計材料，傾向於支持一個有效的戰爭經濟僅能建築在一個平時有一個穩固的資本背景的經濟上的理論。他已得到了那種認為十有八九沒有一個國家底經濟能受得住一個現代戰爭底需要的結論。況且一種建築在獨裁政治和代替品上的經濟與其它許多種比較，經得起這種逼迫的能力更小了，因為它底生產力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他認為那種以為財政在戰時沒有重要性的見解是十分不可接受的。他謂輕視財政問題將引起通貨膨脹，此據斯匹次（Spitzmuller）及安瑙狄（Einault）二人所說，對於政治的及社會的秩序的暗害比戰爭本身還要利害。他也研究在地理的及經濟的方面交戰國與各中立國的關係。

德國底生產正在需要更多更多的工人。當代的得意的從前的名言如婦女底地位在爐邊，或者每人有自主的生活的權利之類已經很快的放棄了。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法蘭克福日報上我們可以讀到「反對一個工人任兩種工作的運動已不再被提起。婦女專管家政的口號已行沉寂。對婦女工作的禁令同結婚公債的計劃在本年十月一日取消了。」但是這是自然的，因為「在一九三三年沒有人能預先見到在四年之後德國的政治經濟所必須擔承的任務。沒有人料到情勢會變到需要我們所有的一切的人工的地步。」

國民底勞動化以及因此自主的生活底破壞是新德國經濟政策底帳簿上底另外兩項負債。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法蘭克福日報寫道：「四年計劃底實行有賴於可利用的必需的勞工者頗多。但我們必須避免勞工的缺乏。因此在許多已知的情形下我們必須使用尙未被利用的許多勞工；現在爲謀復興之事，我們必須在別處取用它們。」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所發表的官方報告書所頒布的法令底目的。該法令使允許取消或停止人民底巡行的或家庭的各種工業的營業變爲可能，當他們底勞力爲了國家底或經濟政策底原因，用在德國的政治經濟之中的另一地方底效力更大的時候。因此該法令宣稱假如請求者底地方的職業介紹所同意這種許可的話，當局才能允許巡行的或家庭的各種工業營業。爲了僱用起見，在職業介紹所底提議之下，上述的當局可以收回已經給與巡行

的或家庭的各種工業底營業的許可。

不久便輪到小店主和小工業了。據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法蘭克福H報所發表的消息，勞工局局長西魯暴博士(Dr. Syrup)在三月初便開始研究小店主底問題了。但從他所說的話裏並看不清楚是否他是想使用直率的強迫，像對家庭工業的情形一樣，或者一個簡單的呼籲便使他滿足了。並且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該報謂：「在危機的數年中，由於機械化完成的結果雖有經濟的勃興，並不是每個匠人仍能找到合適的職業。因而，特別是爲了這個原因，很多情形是一人經營式的商店底所有主們響應了對他們所發的一再的呼籲，結果是拿巧的工人們底收入很好的工作，換了一個可疑的財產。」根據最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近所發行的報告，「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中間，約有一萬七千曾是獨立生活的人同意放棄他們底商店，合力補起所缺乏的熟練的工人和僱工。在將要來到的一年，計算要再增加二十萬。」自從那時起，在這方面都用強迫的方法催促達到所希望的結果。很是不久以前有不下六萬的小商人底營業准許一起被取銷了。

勞工的需要，在戰時還要增加。一部分的工人們將要被送到前線，而那些留在後方的人們必須補起那些在作戰的人們所留下的缺額。勞工缺乏誠然可用婦女，青年，過年齡

的人和病廢的人補充起來；但這些人既不能，從別種製作改入戰爭工廠的工人們也沒有甚麼合適的熟練的程度。幾乎所有德國的勞工供給都已被用了。工人們工作底時間超過了所規定的。合理化之推進到最大限度有了增加此項工作底強迫性質的結果，除此之外，他們底營養是在標準以下的，這自然不增高他們底工作底品質。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底魯爾勞工日報公開地對這種情形表示不平，而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們認爲那些已經爲長的日班過勞的工人們，在他們換班的時節，能被訓練作他們在戰時將必須作的其他的職務是不可能的。

在過去十年中進入勞工市場的青年們底能力也已減低了。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德國內的失業工人所估的數目極大，德國青年之並不十分願意學得一些技能，只能認爲是自然的，當獲得使用這種技能的工作的希望很小的時候。卡爾·郎格 (Karl Lunge)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德國政治經濟內的一篇文章中承認此點。他寫道在過去二十三年中開始他們底生涯的人們遭受了各式各樣的大擊，如戰爭，通貨膨脹，或經濟恐慌，「這些一方面影響到職業底選擇，一方面影響到訓練底選擇。過四十歲的熟練工人底工作能力最佳，這樣並不言過其實。但是其它的工人們底能力顯出驚人的不足，像工會及商會底試驗所清楚地證明的一樣。」

德國底軍界很明了這種情形底重要性。正爲了這個原因，赫斯少校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底德意志民族領日報上建意謂每年底新兵底一部份，在他們服役的兩年中應學有軍事重要性的工業課程。但該國底軍事領袖認爲這個計策是不可實行的。他們以爲兩年兵役是訓練底最低限度的時間，不能許可再爲其它的課程所分佔，因而離開在軍備工作中訓練女工的個別問題，在這方面，尙沒有採取重要的方策。

最後，在工業和機械的方面，在學理上及科學上，現代的戰爭需要一個極高的水準，但關於此點新政權並沒有造成有利的改變。據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底法蘭克福日報所載，在一九三一年有四萬六百三十六個學生應高等考試，在一九三五年此數字減至三萬一千八百十四人，而在一九三一年雖有百分之十的學生高等考試及格，進入專門的高等學院，一九三五年只有百分之五小數三及格。這種情形對工程學的職業所需的供應含有一個危險的威脅。沙可特 (Schacht)，德國銀行底前任總裁，在一九三七年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提到受大學底專門的課程的學生底可見到的時常的缺少及六十年來它底高的水準造成德國經濟生活底偉大的專門訓練底忽略底威脅。他道：「假使德國希望保持她在與其它國家競爭中的地位，假使她希望用輸出底力量補充生原料及食糧底不足，她必須不能失掉她已經得到的超越其它各國的專門的學術。」（見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底法蘭

克福日報。)

四天之後，法蘭克福日報在一篇叫做「社會政治的準備經濟」的文章內又繼續說了堅決支持史可特底言論的話。它提到德國博物院院長及德國經濟學會底創立人，蔡默克教授 (Professor Zimack) 認為專門的全體人員底供應是十分不滿意的話。它指出湯姆士校底評論 (上面已提過數次了)。湯氏由國防底觀點見到學理的訓練被過分的體格教育所阻的大的危險；因為，「假如一個上校發現他自己不得不作此言，它無疑是一個至今的整個教育系統底不當底問題。」該報繼述最大的德國的電氣專門公司中的一個底經理，格姆拉，黑曼，布克 (Geheimrat Hermann Bucher) 底意見，謂「只有由受過有充足的訓練的工人，才能達到最高的生產額。」我們底整個的將來都係於盡可能多的一部份青年底專門的和科學的成就。「但是，情形雖然如此，趨向澈底的訓練底努力有明顯的減退，因為用較少的努力，用別的尊貴而無價值的資格可以得到職位。」

西，柯勞斯 (O. Kraus) 是德國原料局底一位理事，他在他底赴前線的青年一書中也研究專門的及科學的人員底供給問題。他謂從一九三零到一九三五年在專門大學的學生減少了一半，同時入學的人底數目減少了三分之一。今日學生因勞役及兵役之故，遲畢業二年半。現在的工業缺少約五千工程師，而至一九四二年在二十五萬工程師底總數中

這個缺少將要增至三萬至三萬五千人。另一個大的科學團體，化學家們，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樣。在大學中已經缺乏教授及甚而至於助教，這件事實使大學及專門學校底考試底結果表示顯著的退步。

這種退步自然不僅限於專門的人員。在候補軍官中，同樣的現象也顯出來了。作戰部底心理學研究所底所長兼政治顧問長，西蒙奈特博士 (Dr. Simonet) 在給德國心理學會的一篇演講裏加重地提到「關於軍官底職業，時常灌輸給青年的假的價值常常引起對於軍事生活的荒誕的幻想，而忽視了一個現代的軍官第一必須受過充分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六日法蘭克福日報在記述這個演講的報告中繼續謂：「演講者特別加重體格和知識底價值中必須沒有絲毫的敵對，在軍官底職業中沒有知識的體格和沒有體格的知識是同樣的無用的。最急需的教育事業之一便是努力糾正青年對於知識的輕蔑。軍官底職業首先需要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其次他們必須達到對他們所要求的嚴格的體格的條件。」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希爾柏上校 (Eilbert) 在寫給法蘭克福日報公開信內寫道：「爲了執行許多艱苦煩雜的偉業，青年們底體格訓練底觀念是從很健全的一封的教育原理發出的。但是不顧他們自身底和德國底損害，他們在很多地方拒絕把這個原理擴展至知識訓練底範圍。我們不斷地聽到學們如何地自己不作出更難的和討厭

的功課，不是簡直根本不作，便是從別人抄下答案，要不然稱病，這是一種懦弱的及淺見的態度：不願繼續工作，或讀超過最低的教育限度的東西是一個幼稚的思想。我們不能太相信那種說今日國家底青年沒有工夫，不得暇，並且注意分散到了太多的方向的說法。」

第五章

油

從德國底立場看來，在未來的戰爭中，最難解決的問題無疑的是確保她底軍隊有充分的油。世界大戰之發生與否與此很有關係，而現代戰爭底技術，已經，如有約話，增加了這個因素底重要性。勝利者們自己承認關於該戰可慶幸的結果，他們首先必須感謝油。例如一九一四年的瑪倫河之戰，是巴黎駐屯軍司令加雷尼上將（Gollieni）所決定的，動員該首都底所有的汽車，每部車帶着五個士兵開到了那個決戰的地點。因此霞飛將軍賴油之力得以成功。刻桑男爵（Lord Curzon）在一九一八年對歡奏凱歌的倫敦羣衆公開宣稱協約國是用油而不是用血戰勝了他們底敵人；文斯吞，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聲明協約國在油海上駛入了「勝利之港」（The Harbour of Victory），而法國的參議員柏罕格（Berenger）曾經說過協約國底勝利實際上是汽車對火車的勝利。

油底重要在未來的戰爭中一定要估異常的地位；它將是一個一切發動機的戰爭，而一切發動機底生命之血是油。弗狄南，弗理敦斯堡是最好的德國的經濟學權威家中的一

個，他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德意志民族領袖日報中寫謂現代沒有油的現代的軍隊是判定了完全不能動，而其失敗之準，正象沒有軍器或軍火一樣。每個國家在平時主要的顧慮是牠底油的問題底解決，而每個國家企圖預先得得到牠底軍隊所需要的油。

從這方面看起來，在各大強國中，大概德國底處勢最爲不利。雖然德國人是最先開始尋找油的人們，但尋找底結果直到現在仍是區區之數，因爲在他們自己底土地內，他們所成功出產的自然油，年產量底總數只有五十五萬噸。曾經企圖用從煤中製造綜合油底方法挽救這種情況。此種企圖別的國家也從事於作了，在許多原因當中不但是爲了綜合油比天然油更適用於高速度及高空的飛機引擎，而且事實上它有的百分之八十七的辛烷（Octane）使它成不可缺的。（見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的軍事週刊。）德國對此問題底工藝的解決和在她所生產的數量上都遠超過其它諸國。消費沒有顧及到；她不顧四噸半煤才能製一噸石油精而石油精底成本比自然油底貴三倍或四倍的事實。更不注意此項工業需要比較起來更多的勞工的事實——實際上多十倍——因而在戰時十倍多的兵。石油精廠一個接着一個建立起來了。據弗理敦斯堡所說，除了剛說過的戰時的不利，還有許多其它的，因爲許多的巨大的大工廠成了轟炸的襲擊底特別容易起火的目標，並且特別容易引起怠工；但是這些事情並不能影響國社主義的政權用不能動搖的決意向底目的

實現推進。但是預定的目的是不能實現的。一九三七年據宣稱，爲該國油的需要由該國內的資源供給的年限，但是在該年之終，德國政府不但沒有達到這個標準，而且是一沒有接近它。由於龐大的摩托化計劃底結果油底需要增加了很多，故在一九三七年中點五百十五萬噸底油的消耗中，國內只供給百分之三十五又小數點九。（參閱 Halbjahresbericht zur Wirtschaftslage,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Konjunktur forschung, 13 Jahrgang, 1938—39, Heft 1, Neue Folge.）

從那時起更多的工廠成立了，今日有十一個大的工廠從煤中煉油，但是無疑的卽該國底平時的油底消耗量也必須經過一個長的期間之後，才能從這方面所製成的油抵償起。弗理敦斯堡在他底文章內承認道：「對於德國，那些一部份現在存在的和一部份正在製造之中的計劃只對於平時的各種必需品供給額有重要性，而在此點也僅限於需要沒有迅速的增加的情形。」

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及奧國底佔領增加了在這方面的負擔。一九三六年捷克國內生產的油爲一萬九千噸，但其中的大部來自羅斯尼亞（Ruthenia），所以匈牙利的油底來源最近受到了利益；但這個數量還不到捷克需要量底百分之五，因爲該國每年輸入四十萬噸。在奧國的情形也不稍佳，所消耗的總額五十萬噸中，國內只能貢獻十萬噸。

更無疑問的戰爭一爆發，各種需要將一躍而至難致信的程度。這個增加在數字上將有多少，只能大概的計算出。以世界大戰爲計算底牢不能動的根據，則首先必須指出即在當時，僅僅四百八十公里的前線，協約國每月即須消耗五十萬噸；而這個數目並不包括後方及海軍底消耗。再者弗理敦斯堡寫道：「一年底大部，它是一個比較地靜止的前線。誠然飛機底數目比現在戰爭爆發底情況多（確係如此！）但它們大都只有一個發動機，而這些飛機飛過短的距離消耗的僅祇是現在底所能猜想的一部份。現在預料到的大隊飛機長距離的飛行在當時尙未成爲問題。坦克車底數目很小，並且它們祇限於某種特殊的情況，但現在在戰爭工具中它們成了主要的及固定的成份。完全機械化的部隊單位底施行，戰隊之由馬拉改爲摩托拉，潛水艇及一部份的商船之由用煤改爲用油，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才發生了，而尙在發展底前進中。由於這一切情況之故，任何交戰的大強國底消耗量要比一九一八年底數量增多二倍至三倍，而假如把後方底需要量也抱括在內，不可缺的最小的數量不能比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噸少。」

波森尼在詳細地計算了之後，認爲這個數目大小，而估計一個大強國底戰時的需要量，不計海軍底需要量，爲三千萬至四千萬噸。他單獨地得到了一個與弗理敦斯堡底相近的結果。拿德國底可能的一千公里底前線，這並非是不可能的，與協約國底四百八

十公里長的前線比，在此點上他所得到的數目爲一千二百三十萬噸。假如弗理敦斯堡底估計，現在的需要量爲一九一八年底二倍至三倍被接受的話，則僅前線底消耗量要到二千五萬至三千七百萬噸。在這個數目上必須加上後方底需要量；如此我們離所說的三千萬至四千萬噸不遠了。

在戰時德國必須生產這個巨大的數量。她不能依賴從海外各國輸入。最近她已與羅馬尼亞訂了商務協定，但是這個國家底油底產量已經在不住地減少。在一九三六年尙它是高至八百七十萬零三千零五十四噸，但去年已經降至六百三十五萬噸。假如意大利參加戰爭，爲德國底同盟國，她底需要也必須補償起，而且無疑的即使德國獲得了羅馬尼亞底全部的油底產量，軸心列強底問題將仍獲不到解決。而這樣的一件事也非可能的。以從羅馬尼亞抵償法國底油的需要爲目的的羅馬尼亞與法國的商務協定與德國和羅馬尼亞的商務協定是同時訂立了。其後英羅協定也已訂立，這也保留大量的羅馬尼亞底生產，預備輸出至英國。現在的羅馬尼亞的油產量底八分之七是在西方列強底財政的股份底手中，但現在德國的股份尙不到百分之一又小數點三。因此從現狀看起來，即定羅馬尼亞保守中立，從她那裏運出大量的油是無希的。在另一方面，鑽新的油井需要頗常的時間，而即使德國成功了嚴厲地執行她底與羅馬尼亞所訂的協定底內容，兩年之內也是無

希望從羅馬尼亞的油田內得到有任何價值的成效的。

此外，第三帝國不能用對該國突然一個襲擊把羅馬尼亞底油廠得到手中。在這方面世界大戰底經驗是一個很好的警告。誠然當時羅馬尼亞落到了中歐列強底手中，但是進入該國的軍隊在油井底地方祇見到一片廢墟，德國底著名的組織能力在一九一七年不能使那些油井底出產超過五十二萬噸，在一九一八年超過一百二十四萬噸。據專門家所說，今日的情形是不管在甚麼情形下，羅馬尼亞的油都不能用武力得到，因為在數小時內便能把許多油廠化成一片廢墟，而它們底重建在現代底工藝情形下需要三整年。

再在戰爭底狀態中，不能用嚴厲的經濟統制限制國內的消耗希望得到值得提說的成效。無疑的在將來底「全面」戰爭中，祇有軍事需要底理由是正常的。但是正是這種「全面」戰能對後方作更大的要求，而沒有一個經濟的項目或運輸的工具將不多少被徵為該國底軍事的需要而服務的。正當動員剝奪了他們底最寶貴的勞工資源之際，軍事底原因很少允許工廠廠長，農學家，雇員或商人失掉他們底迅速運輸底方法的，但同時對他們却作增加的及更吃力的要求。假如有剩餘的車輛實在未為公眾的利益服務，它們底大部份將立即被徵發的當局所攫取；如德國在奧國及蘇得壇區採取行動時節動員底例子所證明的一樣，它們將立即被徵作更重要而同時更緊張的工作，因此私用的車輛在戰爭底狀

究中的使用將不但不減少而且將要增加了。

最後，我們不能不談作戰的軍隊之接到他們底長官們給他們的關於節省的不斷的警告式的懇求和同時他們覺到他們底敵人們底處境更順利二者底壞的影響。世界大戰底經驗確切地證明決定勝敗的因素並不是任何一個單獨的動作，如前線底特別的一部份的一個前進，應有此種動作所需要的物質；而是因有能力作物質底無限的消耗，如不停地發射重炮和使用多量的飛機所需要的一樣，與供給較劣的敵人比較起來確保有顯著的優越。弗理敦斯堡在他底文章內謂整個現代底戰略即整個作戰的軍隊底動員及盡量減輕這些軍隊對於物質的需要底顧慮，以便指揮官底決斷底力量不致於被攔淺。他謂「假使我們不願意在這方面遭受重大的不利的話，」相信「在作戰的軍隊底或後方底消耗中有節省很多的可能，將是一種幻覺。」

從這種情形看起來缺乏油料的各強國是無辦法的，除非在平時積存大量的油，足供戰時底需要。弗理敦斯堡對此問題詳加研究，認為無疑的任何的軍事的大強國都應該用這種方法免除它因油所起的憂慮。此問題底成功的解決含有許多財政的和技術的困難。例如據他底計算，在英國，必需的汽油量底儲藏費每噸將需費三鎊（貯藏所建築費加輸入費，）因而僅足半年底戰爭的需要底需要量底棧費將需要不下三千萬鎊。假如大不列

顯底無比的資財在她底其它軍備費用之外允許她承受這個負擔，即在這種情形下她僅能擔保一個較短的時期的她底油的需要量，而根據世界大戰底經驗，沒有一個國家能期待一個短的戰爭。在另一方面，德國，和財政狀況與她相同的那些國家甚至於連用這種規模貯藏的夢也不能作，假如只因她們沒有外匯的話。並且，據德國的專家所解釋，汽油庫由於它們內面東西底易燃性，是最好的轟炸底及破壞底目標。較不易燃燒的和較賤的未製油較宜於存放，但是，離開它底燃燒性更值得考慮的事實是它底提煉包含時間底損失。爲了防備空襲的地下庫有點用，但「因爲數量底巨大，故也只能用至一定的限度；而最近利用廢礦底提議也有許多的技術上的困難。因此英法似乎放棄了貯存底辦法，雖然這兩個國家爲了這個目的已經建築了許多有保護的貯藏庫。他們底政策現在是爲她們自己獲得最低限度的貯量爲應付暫時的困難之用，和另外許多的油船，這些油船底運輸工作只有那未必有的英法戰爭或英法與美國戰爭才能嚴重的威脅到。」並且：「像從過去數年底進口數字所看出的一樣，沒有一個軍事的強國有相當能抵償增加了的像我們所估計的一樣的戰爭底需要的大的貯備。」根據精確的統計材料，德國輸入的油，在一九三八年，總數計粗油達一百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一十一噸及練油達三百六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噸，但國內底消耗又增高至一巨大的程度。德國底油供給底困難沒有再比對奧捷動員底

經驗證明的更好的了，當時像世人所知道的一樣，在很少幾天之內便感到了國內應用的汽油的缺乏了，雖然據德國底聲明說那僅是一個一部分動員底問題，而空軍尚絕未大量地施展。因此，弗理敦斯堡底最後結論幾乎有數學的準確。他歸納成可應用於德國底情形的概括的原則，謂在戰時缺乏油的和被切斷輸入底可能的各強國，在迅速動作底一個比較短的時期之後，將變得不能行動，因為在那個短的期間她們貯存的準備將被用完。

第六章

其他的原料

在本書內已經說清楚了，將來的戰爭，無疑的，將是一個供給底戰爭，而且將要消耗巨量的各種的原料。據專家的意見在或者距離不久的戰爭中有不下三十四種的絕對不可缺少的原料。再者，在這三十四種之中，即在她最近得到了幾個佔領地之後，只有四種她有足量的，七種需要進口的補充，而其餘的二十三種她却完全依賴輸入。後二類中底大部份底性質都是大量的積存是不會引起特殊的困難的，它們底輸入和保存費是也比較地低；因而在這方面，即缺少外匯的第三帝國也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簡言之，我們可斷定在這方面德國民族底領袖們底周密的計劃和堅決的工作已結果獲得了確保將要與該國底戰爭的需要量相抵的存量。關於油，我們在另一章內已經研究過了，尚有煤及鐵的礦物需要研究。

先研究煤。德國與她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情形比較起來，在煤的方面，由於她底許多煤礦底喪失，現在的處境很不利。但是用實在英勇的努力，她不但成功補起了這個損失

，而且超過了一九一三年出產量底水準很多。這水準那時是一萬九千零十萬噸，其中一萬四千零八十萬噸是舊帝國（Altreich）負責的。這個數字在一九三五年僅升至一萬四千三百萬噸，在一九三六年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八萬噸；但在一九三七年却升至一萬八千四百五十萬噸，而在一九三八年正好約一萬八千六百萬噸。這樣，德國硬煤的產量在一九三六年雖比一九一三年水準少不下三千萬噸，在一九三七年差額只有六百五十萬噸，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僅有四百十萬噸了。

在黃煤方面，有同樣的進步。在一九一三年，總數字僅為八千七百萬噸，而從那時起，這個數目已增加了兩倍餘。在一九三五年提取了一萬四千七百零七萬噸，一九三六年，一萬六千一百四十萬噸，一九三七年，一萬八千四百七十萬噸，及在一九三八年約一萬九千五百萬噸。德國的專門家謂黃煤底火力為硬煤底九分之二，而以此為根據，一九三八年黃煤底產量等於四千二百四十萬噸的硬煤。假如這兩個數目都用硬煤底名稱加起來，無疑的，德國底煤產底工業的發展，在一九三八年超過了一九三一年底收穫。

在煤底方面說，奧國底獲得已造成了一個負擔。她所出產的二十五萬噸的硬煤及三百萬噸的黃煤是相對地渺小，她已往煤的輸入很多。在另一方面，從煤底需要底觀點看，九月和三月事件，對德國說是的好買賣，因為如果把各數字加起來，大德國今日有一

個二萬三千六百萬噸的高火力的煤底年產量。(參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底法蘭克瀾日報。)

在世界大戰中間，德國底煤的財富和她所佔領的法國的及比利時的煤礦使她能夠從由煤所換到的外匯得到食料。但是由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在將來能否有這樣的情形及能到甚麼程度，自然是一個公開的問題。同時現在不但她底出產增加了，而且消耗的數量也有激增，一九三七年進至一萬四千三百萬噸硬煤的數字。是否這一次她將成功一擊而得到一半比利時底及法國底——法國現在有許多道馬其諾防線包圍着——也是極端成問題的。況且，假如意大利是她底同盟國的話，她將來也得補起意大利底微小的產量。一九三七年意大利底產量祇剛到一百萬噸，約等於大不列顛底一日底產量。更無疑問的，在戰爭的情形下，國內的需要增加，生產減少。弗里敦斯堡寫道：「在戰時煤的消費量，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所證明的一樣，比平時大的極多。因為缺少勞工，產量任何頗大的增加短時期內都得不到。只有限制在平時的工業及輸出，節省煤氣及電流及國內用火事業底消耗，減少非軍事鐵路交通，和猛烈地干涉正常的經濟生活，才能供給起該項需要。(參閱 *Die Mineralischen Bodenschätze als weltpolitische u. rd. militärische Machtfaktoren*, P. 171.)

世界大戰底經驗證明在德國方面那種平時她有很多剩餘的物質——煤——能發生特別痛苦的缺乏。因上面所舉的許多理由，在一個新的戰爭中的情形是不能有任何不同的。實在，由於趨向獨裁的過分的努力底壞的影響已顯出之故，它更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後四個月生產減少了二百萬噸，此乃由於機器底損壞和不能修理它們，而主要地由於把很多的專門的煤鑛工改入鐵鑛底生產，該國底生產能力底減少底結果。國內的需要只能用減少輸出來抵償，而這對德國包含損失不下一萬一千萬馬克價值的外匯。國內的消耗量一九三九年可再增加至少一千萬噸，而為供給這個增加，各鑛至少需僱用二萬五千鑛工。但是德國官員所常常苦的勞工底缺少在這方面所發生的作用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而前面所說的重皮底缺少已經變成了這樣重要的因素以至於使在十二月最冷的時候，煤慌在平時在德國底各城市中已抬起頭來了。

關於鐵鑛底來源方面，由於凡爾賽條約底土地的處置德國的作戰實力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雖然國社主義政權成功了不但補起煤工業底損失，而且使生產超過了戰前的數目頗多，但關於鐵鑛的情形却是很壞了。誠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國底鐵底產額不敷她底需要，但在那時，亞爾薩斯羅林尚正在把她們底寶藏輸入德國。而在世界大戰底最初幾個星期中，不下三分之二的全部的法國的鐵和鋼的產額——因龍威布里伊區 (Lorraine)

（Ewy Brier）鐵鑛底佔領——及比利時全部的出產落到了她底手中。誠然這些工廠不能照舊地十足生產；它們實在也離它們最高的生產能力很遠。但它不再增強西方列強底作戰實力這件事實本身是有最大的意義的。因佔領了俄屬波蘭，在鐵鑛生產量方面，德國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優勢：西方列強稍後才能追上而僅在得到美國的援助之後，才能超過她很多。在大戰底第一年，協約國從海外收到了大量的原料，因此，例如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兩個交戰集團相對的比例生鐵塊爲二十五比十六，鋼爲二十四比十三。

大戰底結果使德國喪失了鐵鑛最豐富的地方。一九一三年德國的生產量尙高至二千八百六十萬八千噸，其中約四分之一（七百三十萬九千噸）產自現在的德國的領域內，這件事實顯然地在鐵鑛的方面增強德國工業對國外輸入的依賴。一九三五年德國本國的生產額爲六百零四萬噸；一九三六年爲六百六十五萬噸；一九三七年爲八百五十二萬噸；但這幾年中進口額在一九三六年由一千四百零六萬噸增至一千八百四十七萬噸，一九三七年增至二千零六十二萬噸——此種增加在一九三八年繼續着。

要了解這些數字底意義，也必須記住德國鑛苗底鐵的含量最低。與國外鑛苗所到的百分之四十五底數字比起來尙不到百分之二十五，這樣該國對國外輸入的依賴，比上面所說的數字所表示的實在還要大。與德國底佔領，對德國底情形，頗有改進。「德國銀行」

(Deutsche Bank)欣然地將此點在它所發表的「奧國在德國經濟中的地位」(Oesterreich im deutsche Wirtschaftsräum)一文中指出。它謂：「奧國底鐵鑛底生產量在本身是很可觀的，去年總額達一百八十七萬噸，約合德國鐵鑛總產額底百分之二十二，而且在這方面必須加重的是奧國的鐵鑛沙底價值比德國的鐵鑛沙底頗高。」德國希望奧國底年產量能不久增至四百萬噸，這一定要減低德國對輸入的依賴的，但仍留產量遠在大戰前諸年底之下。即在當時，德意志帝國底消耗量三分之一需要由國外的輸入來抵償，而在一九三八年輸入量中，如果是含鐵的鑛沙都算進去的話。佔她底總消耗量底五分之四。

捷克斯拉代克之佔領祇增加了這個負擔。捷克斯拉代克國內的產量尚不及她底正常的平時的需要量底一半。她底年產量可算為一百八十萬噸，但生鐵鑛沙底品質比德國底生鐵鑛沙還要壞，因而德國底工業仍舊須依賴高品質的鐵鑛石底輸入以維持。

自然，正像其它的原料一樣，集存大量的鐵鑛石是可能的，自然德國底領袖們也不會忽此點。但是很難想像此種貯存量真有很大，或者真夠一個長時間底費用，根據一九三七年末德國工業巨子們所呈交給希特勒的及其後在瑞士的政治年鑑 (L'Anne Politique) 上發表的可靠的備忘錄所說「戰爭物品的貯存量是渺小的。」無疑的這種東西的貯存量在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例如，雖然國內原料底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一，

而這種東西用於製造上的只增加了百分之八。德國國家銀行底前任副總裁，布里克曼（Brickman）二月裏在科倫對一個特別的聽衆作了一些估計（我們就要再研究這個了）。根據他底估計，它是一個貯存二千萬噸的鉄底問題。這還抵償不了一年底缺額，因為根據最近出版的德意志鑛務報（Deutsche Bergwerkszeitung）所發表的材料，在戰時，德國鉄底需要將至少增至二千六百萬噸。假使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本國雖有更多的出產而仍須依賴輸入很多鉄鑛石的話，則在任何一個將來的戰爭中，在把她所積存的消耗完了之後，關於此物，她將空前的更依賴輸入了。並且意大利多半是她底與國，而在這方面，意大利底生產量也是微小的。（她底鉄底產量在一九三七年爲七十五萬噸，鋼爲二百萬噸；即尚不及德國二者底產量底百分之五及百分之十。）在這方面，意大利需要量所需要的補償祇能增加德國底領袖們底煩惱。在德國工業底各部門中，生鉄塊底缺少已經幾乎是不可忍受了。在柏林在各街上已經不走電車的電車軌道都撤去了。這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因為撤除二百碼的鉄軌便需要五十左右的工人們工作一些時候。圍繞各公園的鉄欄及建立在有些私人住宅前面的鉄的裝飾物都已經撤除了。只計算底儀器用銅線，其它用鉄線。

從中歐能得到大量的鉄鑛石，而馬其諾防線底建立已減少了很多迅速佔領各法國產

鐵區的期望，今日瑞典是供給第三帝國的最重要的國家。瑞典的鋼，品質優良，且有些特有的優點，但它底運輸是經過那維克城的，英國的艦隊可隨時封鎖，（該城在大西洋的港口，）因此當戰爭一爆發，在預料中的封鎖一經實行，由這條道路的輸入便無望了。

盧立亞港（The Harbour of Lulea）在理論上是適合德國貨船的，但波羅底海上的運輸是有水雷，空襲及最重要的俄國的潛水艇底危險的：況且將需要一條沒有他用的特別鐵路。德國底外匯的困難對輸入也是一個障礙。

我們就要談到這些困難了，但是暫時先不用管它們。讓我們假設德國由於國內的生產，由於積存的準備及由於有不顧封鎖從瑞典輸入以補充這些貯備的財政能力有充分的鐵礦石以支持一個相當長的戰爭。雖然我們進至這種樂觀的假設底最大限度，另外有一個不能克服的困難德國必須顧到。此即德國工業底生產能力底限度及勞工缺乏。這是官方的演說家及寫作者們所常加重的，而現在顯然是不能克服的。德國鼓風爐底工作已緊張到了一種再加速工作即不免完全崩潰的程度。不管別的方面，在這一點上趨向獨裁的努力已有其特別地不利的反應。在前面所已引的弗里敦斯堡底著作內我們見到在它開始之前一些時候，對「戈林鋼鐵廠」（Goering Works）底建立的批平。他寫道：「在德國

中部及東南部，侏羅紀期及白堊紀所蘊藏的大量的鑽石所含的矽使它們不適於製造鐵，因而我們底如此重要的不仰外來鑽石變為政治的及經濟的不可能了。」

當該工廠成立的時候到了的時候，該國底最好的專門家們都採取這樣的見地。他們方言德國鑽石底開發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參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底法蘭克福日報。）但是這位大元帥（戈林）當時一時並未為這些考慮所動，更沒注意事實上德國鑽石因含鐵成分低，故開發起來，比別的鑽石需要多一倍的風爐，煤，及勞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漢內克少將（Von Tannecker）德國重工業底獨裁者，發佈命令，在德國禁止再煉馬丁氏鋼；而只能煉湯姆氏鋼。自給自足的重要原則，必須不顧一切遵守到這樣的程度。湯姆氏鋼內所含的磷減低所造成的鋼底韌性，而在質的方面比馬丁氏鋼這樣劣以致有些製造廠，在此命令發表之前，從沒有製造過這種鋼；但是——這是決定的因素——德國的鑽石僅能製造這種出品。

所預言的許多結果並沒有實現。在軍備工業中的工人每日作十二小時的工，而在許多地方還要比此長，但是雖然如此，或者正因如此，情形是每況愈下。所用的軍器在質的方面已不夠標準了。在現代戰爭設備中佔極重要地位的光學儀器及計算底儀器方面，這點特別顯著。今日只有英美有最好的轟炸機及戰鬥機。有些人們相信德國正製

造更好的機器，但上面所述的許多要素並不增強他們底明言。其它各強國底，特別是各中立強國底軍事專家們不支持這種相信。在研究這問題時，他們提到這個事實：德國是惟一的在嚴格的祕密中作訓練的大的軍事強國，她從沒宣佈過即在德國也必不能免的軍事飛機底粹碎。這些專家們更加重謂沒有一個其它的強國底空軍部長在一個公開的演講中覺得他必須闢那些說服務空軍是極危險的事業的謠言。（參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底（*Neue Zürcher Zeitung*）。）

再者，在我們眼前有侵略奧國所附帶的許多現象。關於此點伊德瓦爾（*Ydewall* of the *Nation Belge*）發表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根據他親身的經驗發表已知的事件，而在許多地方，都與並不特別反德的外國的消息相符合。他寫道：「在那裏，在明朗的無雪無雨的天氣中，在許多奧國的大路上，成排地，在可怕的不動之中，停着德國的壞的拖車，坦克車，及礮兵汽車。（並沒作戰，）一個師團底四百輛載重汽車損失了不下四十五輛，他們大礮底一部不能不用拖車送到維也那，雖然還是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作縱隊的前進，並且甚至於尙沒攜帶補充的縱隊。」

在海軍之中對鋁底使用很有煩言。外國的報常發表消息謂它是德國的船塢中用作銅，鎳及好鋼底代替品的；但是這種代替品是受不了海上的情形的。氧化及其它的保護方

法都不成功，特別是在驅逐艦方面，曾經過了嚴重的困難。再者，首艦底砲塔據說在最初幾次的演習發射側擊之後便有拆拆之聲了。

近來在國外有說最新的德國潛艇不久變的無用而實際上不能再造的新聞；德國的報紙自然未曾發表過這些怪事的話，而最初國外鄭重的各界人仕也用極大的懷疑接受這種新聞。但是自從它們被發表了之後，土耳其政府的報紙，特別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底Haber報，都有些很有意思的消息。克魯伯兵工廠所發送給土耳其的六隻船，在幾個星期之後，它們不能不被由該國底海軍中抽出來了。它們是在一種多少必須完全再裝過的情形中。它們之中的一個，Buzaklı號，底修理費需土耳其鎊八萬，該船價值十一萬八千土耳其鎊。而修理後她只能繼續服務一個月。另外二隻，Hızır號及Orhan號，不能不退出三次，而每次修理只保用十五日（！）而在用了二月之後，六隻船底速度減少了一半。當土耳其的經濟部長得知了這些事情之後，他第一憤怒地遣散了海軍銀行（Marine Bank）底技術代表團底十四位團員中的七位，接着立即召回了二十四個正在德國各工廠作巡行研究的青年。

第七章

財政

無疑的，這是關於德國作戰的實力的最重要的問題中的一個。她現在的情形與她在一九一四年的比較起來，有絕對的不同，但這種不同宜詳細地說明：因為假如速戰的理論不能夠實現，則對抗各國底黃金及外匯的狀況，國外資產及每國底信用底重要。在將來戰爭中要變得無法估計；各國補充她們底原料底損失的能力都依賴這些要素；它們使與中立國建立抵償巨大軍事需要的原料的供給可能或不可能，它們是決定能實在作戰的軍隊底多少的因素，或者換言之，它們是決定任何長期的戰爭底結果的，因而也是德國底整個的將來的因素。

在世界大戰的前十年，德國成了諸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中之一。當時她僅次於英法，但是嚴重地威脅她們底地位。在大戰之前的五年，她底貿易入超爲七十億金馬克，但雖如此，她底收入仍有盈餘，因僅她底國外資產底收入即補償此貿易入超而有餘。關於這些資產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可用。柏恩哈德特，哈姆斯（Bernhardt Harms）由他根據各種

材料的估計（參閱 *Probleme der Wertschaff*, 1912.）謂德國在國外股票及公債中的資產有三百五十億馬克。假如認為這是一個過高的估計，德國底資產底價值定不能在二百五十億馬克之下。金子及外匯的交易當時在德國是完全自由的，一張鈔票可以隨意的兌換成金子。在私下流通的有大量的黃金，即說是二十億馬克；而德國國家銀行（*Reichsbank*）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有紙幣流通額十八億馬克，有金準備十七億一千二百萬。其中有十三億七千一百萬是金馬克。（參閱 *Reichsarchiv, der Weltkrieg, 1914-1918, I, 470.*）

自然，奧匈帝國當時的財政狀況較她底同盟國德國很壞，國外資產很少，奧匈帝國絕對是一個負債的國家，但是她通貨底金準備是穩固的。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奧匈銀行有十五億九千萬皇冕（幣名）的黃金及外匯，但因「僅有少量的黃金在奧匈帝國內流通；該國底財政力量與大的歐洲的財政強國比較起來是例外地小。」（見上面所引的著作中。）

這樣，德意志帝國在一九一四年進入戰爭中的時候，她一方面有上面所說的很多國外資產，一方面德國國家銀行有巨額的金準備，此項金準備在一九一七年把私下流通的黃金收回的時候，增至二十五億三千三百萬馬克的最高峯。在大戰以前，不管在那方面，她從未需要過一個國家銀行停止兌現，並且因為她與各中立國間的信用仍無損壞，更

因她有很多的國外資產，她底戰時的過分的進口量很能超過戰前的數量。例如，一九一五年她底貿易入超增至四十億馬克，一九一六年至四十六億馬克，一九一七年爲三十七億馬克，據估計在大戰底整個期間，總數不下一百六十億馬克。抵償這個入超的方法爲約值十億的德國國家銀行底金準備，由出賣國內及國外股票，公債票所得到的十至三十億，而大部爲國外的（約三至四十億）及國內的（約六十至七十億）短期公債。當時各中立國仍在準備貸與德意志帝國，因爲她們認爲她償還的能力是可靠的。而十分有理由，當在一九一八年末，德國國家銀行底金準備總數仍至二十二萬六千二百萬馬克的時候。（見前面所引的著作中）這使入超底三分之二強能用公債抵起，這些公債底三分之二是按馬克算的，這是有意義的。因爲只有一小部份她所買的貨物需要她動用她底巨量的黃金及外匯準備金，或她底外國股票。德意志帝國底信用是頭等的。

雖然事實上協約國底狀況比同盟底優越，德國底財政的力量阻止了使窒息的敵人的封鎖完全封閉了她底經濟生活。再者，同時它使她能夠在大戰底末期中輸入每年平均價值超過她底各種輸出品四十億的食料。用這種財政的力量她成功了穿過要命的封鎖底鐵圍，而經過這些穿孔用外貨補充食料給在挨餓中的德國人民，和爲她底工業生產補充原料。

該國內的經濟情形，當時也是順利的。她底內債比較少，而德意志帝國從沒有經驗過通貨膨脹。發行戰爭公債爲她底世界大戰籌經費因而是比較容易的，主要因爲民衆對於這些公債最後的命運如何沒有絲毫的關心，赫曼·傍得蘭(Hermann Pandion)在他底戰爭與財政(*Krieg und Finanzen* 1935)一書中寫道：「用直接稅或簡接稅政府那時都不能抵償軍需品，原料，運輸，及勞工底費用。金錢當時被迫與戰時財政底政策，發行公債底膨脹方面，及各發行的強國和她們底與國中間的關係，產生了一種關係——一種脫離了錢與正常的經濟生活所應有的關係的關係：因而是畸形的。而這種關係所以能夠沒有嚴重的困難地繼續至大戰底終了，乃因民衆尙未熟知通貨膨脹底各種影響和他們對他們底祖國及大戰底勝利的信任之故」(見五十五面)。

但是從那時起，二十年已經過去了，這些民衆已深知通貨膨脹底可怕的影響。在現在的預備時期中，他們已見到這一層了，因爲在過去六年中德國底預算從未曾發表過，據說這是現在，即在平時，龐大的軍備計劃底收入不抵支出的一個承認。經常的收入——即捐稅，關稅和各種的內債——已經有一時期不夠這些開支。而此項經常的收入雖然據官方的材料，稅收是，例如，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六十六億五千萬馬克，和從當時至財政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增至一百四十億，在一九三八年接近一百七十七億

，在本年要到二百二十億。內債，包括大部用作建築汽車公路經費的「德國公路公債」(Reichsbahn)，一九三五年超過一百五十億馬克。但是雖然一九三七年該國只用了半數(三十億三千九百萬馬克)，可用作投資的資本總額(六十三億八百萬馬克)，在一九三八年也增至三分之二(一百零一億九千萬馬克中的七十六億三千四百萬馬克)。因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所發行的四厘五公債底最後的 *Finanz*。沒有遇到較前的同樣的財政的措施所遇到的成功，是不足為異的。國內資本市場底枯竭是顯然的。

在相同的三年中，德國底公債額增加了一倍有餘：在去年底(一九三八年)十月月底它已至二百五十六億八千萬馬克，而其後仍是不斷的增加。在一九三八年底最後三個月，德國的定期公債由一百九十一億四千萬馬克增至二百二十二億三千萬馬克，同時在同期內短期公債由四十七億五千三百萬增至五十億一千三百萬馬克，而在二月底已又增至五十九億一千四百四十萬馬克。自然，這些數字只關乎該國所發表的公債，而消息靈通的地方估計在一九三九年之初德國公債的總額為五百億馬克，但可能的，實在的數目比此還要大。(參閱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及二月一日底(*Die Neuerer Zeitung*)。)

公開通貨膨脹底徵兆是明顯了。在流通中錢底總值在一九三八年之末約為一百零四億馬克——即比在一九三七年終多三十億——而從那時起，此數目已增至(在一九三九

年四月末）一百零七億二千六百萬馬克。最近所實施的稅券（Tax Certificate）實際上有紙幣的功用，但却有不必在官方的決算表中出現的便利；顯然的在德國一個戰爭底費用底籌措將比二十年以前遭遇許多空前的大的困難。

但這一切還祇是本事底一面，而不是較重要的那一面。比此更重要的是第三帝國底在世界市場中的現在的狀況，此與一九一四年比較起來有很大的退步。德國由是一個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之一變成了一個負債國，兩個狀況底最重要的不同由這件事實便可看出。從前在一個長時期內，對德國國外的資產祇能作大概的估計。一件事情是確實的——在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大戰底直接或間接的原因，從前德國在外國的資產都失了效，但是也無疑的，今日德國底外債遠超過她底國外資產。在布里寧（Brüning）當國務總理時，政府欲得到關於國外資產底確實統計。一九三一年通過了一條法令，強迫每個德國人確實報告他底國外的資產。約翰布里斯德博士（Dr. Johann Pristor）當時是一個移居者，計算由於這條法令底結果所報告的資產約為十五億馬克。（參閱Das deutsche Wirtschaftswunder）此中八億是各國際交易所中所列的股票，其餘的是任何交易所中所未列的股票。後者底大部分底單位是鎊，元，及各金本位國底股票及證券因而已自然地經過了很大的貶值。再者，德國工業底其餘的一部分國外資產過去用作了抵償他們自己底欠

賬，一部分用作了購買原料，因而根據布里斯德底計算，德人仍保有的國外的資產底價值至多在三億至四億。

但作者認為這個數字太少。布里寧政府所用以得到國外資產底完全的報告的方法絕無現在的政府底法令那麼嚴厲，因而必須斷定德國公民所有的很大的額數在希里寧政府時沒有報告。也可賀的，現有我們可用的其它關於德國的統計數字，這些可使我們得到更準確的估計，但是必須聲明它們沒有國外資產底統計。因為在它被發表時，這些資產除了極少數之外，已經讓渡給德國政府了，而且大部已用盡。但我們可得一個德國銀行底黃金及外匯的準備底大概數量底統計：據官方的材料，去年（一九三八年）二月，金準備仍穩定在七千六百萬馬克的數目。但只有把國外貿易數字及償付差額也算進去，我們底統計才能是一個正確的。

我們持以進入德國的國外交易底及黃金的運輸底黑暗之中的不是別的，正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號四年計劃上所發表的，德國國務卿紐盟（Zaumann）所親筆寫的研究。

第一件在紐盟底研究中出現的，但也能由國外貿易底統計表推知的，是去年（一九三八年）所發現的德國國外貿易差額底出人意外的大量惡化，雖然一九三六年出超為五億一千九百萬馬克及一九三七年尚是四億一千三百萬馬克，在一九三八年我們見到了

一個一億九千二百萬的入超。

奧國的合併只使這種情形更壞。在所有上面所說的三年中奧國底國外貿易都是入超。但在一九三六年此入超雖爲一億一千一百萬馬克及在一九三七年僅只八千五百萬馬克，在一九三八年已一躍而至二億四千一百萬馬克。因此德國雖然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的國外貿易中得到了一個收入總額九億三千二百萬馬克，在一九三八年她却受了一個四億三千二百萬馬克的損失。

但是，若是想在上面所說的兩個出超年內第三帝國從她底國外貿易中得到了大量的外匯，那是錯誤的。貿易差額僅是償付差額底一部，償付差額有可見的項目及不可見的項目（此類不可見的項目即海運及運輸費，公債息金，國外宣傳費等等。）這些是德國底償付差額上這樣的一個不足負擔以致像紐盟親自所加重的一般，「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年底任何一年中，不用非常的方法，平衡償付差額是不可能的。」由他底承認看來，德國底在這些年中每年的償付差額底總額底確實虧損約爲五億馬克強——即是說德國國家銀行所必須應付的德國底總虧損在一九三八年約百十億，而其它三年底總數，按較低的估計，近於二十億馬克。

抵償這個總數德國國家銀行有可運用的：——

1. 未宣布的外匯準備金，其價值在一九三五年之初總數爲五億至七億五千萬馬克。
2. 奧國國家銀行底黃金及外匯準備金，其總數根據德國銀行（見前）中所發的材料，在一九三七年之末爲四億七千一百萬先令或二億三千四百萬馬克。

3. 黃金，金幣，國外股票，和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強迫讓與德國國家銀行的資本資產底價值。據紐盟所說，其總數達十億馬克以上。

從這數字容易算出，在能想像到的最順利的情形下，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德國國家銀行所能運用的黃金及外匯不能比五億馬克多，而可能的是遠在此數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內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底吞併給它：捷克國家銀行底黃金及外匯準備在被吞併時值一千七百萬鎊。捷克底國外資產爲數頗多，計有六千萬至八千萬鎊。但其中一大部份存在英國，法國，美國及蘇聯，另一部在採取清算制的東南歐底諸國被扣留了。（僅在英國方面者，總數卽有二千至二千五百萬鎊。）

與這個獲得相對照的是德國國外貿易所呈一直下降的現象，而由國外政治的情勢看起來是沒有改善之望的。在一九三九年底前三個月，此種下降不下一億一千五百二十萬馬克（去年在未吞併捷奧之前，實在僅有三千八百萬馬克），而新獲得的捷克區域在德國底外匯的形勢上說，是這個貿易差額底又一個負擔（參閱四月十八日底 *Der deutsche*

volkslist) ，又因捷克斯拉伐克國在國外所享受的商業的利益對德國已經消失了，更其如此。四月中虧損三千五百萬馬克。假如一九三九年底前四個月中所發生的貿易底虧損用對相應的時期底償付差額底計算擴大了，無疑的德國國家銀行底外匯及金資產最多不會超過五億馬克；即是說尚不及平均每年四十億馬克總數底八分之一。四億克爲世界大戰期間每年德國國外貿易底虧損。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所公布的外匯管理法則也不能改變這種局勢，雖然它們是新的限制，要求每個德國公民從新呈報他在外國所有的全部資產，即是這些資產底所有主們已經把它們存入德國國家銀行了。但是前一次的侵佔只剩下無關緊要的一部分未被波及，因而最近的法規是不會有怎麼重要的結果的。（參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底「德國萬有日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奈特烈之曾被迫向他底民衆公開地宣稱德國定然「不輸出則亡」，是無可驚異的。

第八章

布里克曼在科倫所說的話

布里克曼博士過去是德國國家銀行底副行長。而在沙特博士(Dr. Schacht)退休後的短期間曾代理正行長。一九三九年二月末他在科倫對一個私下的信任的聽衆作了一篇演講。三月十八日的法國的「經濟財政通訊」(Agence Economique et Financiere)發表了一篇這篇演講底摘要，我現在引用的即這篇摘要。當然可能的那些數字在當時說時及記錄時免不了錯誤，此外必須認它是關於德國底經濟及財政的狀況一個可靠的文獻。其文如下：

「勞工，原料，及資本是國家經濟底三條柱石。這三樣東西是經濟生活所依係的根基及經濟發展所出發的源泉；在我們本國內。所有這三樣東西都用竭了；我們底龐大的政府的計劃，從軍備到西部工事底建築，從汽車公路到政府經濟企業，已經造成了一個德國底人的資源所不能應付的勞工的需要。此事底第一個表徵是過去對於合格的五金工人的急切的呼籲，其次是我們希望從其它的職業中取練工人。再次是我們開始訓練年紀

在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的工人，再次是我們招收學徒。最後是因欲實現已定的計劃我們用所有我們能找到的各種的勞工。其結果第一是我們底出品底品質底退步，第二是製造成本底頗大的增加，第三是釀成難忍受的社會的緊張的工資水準巨大差別，最後是破壞我們底農業生產的農民底擠向我們底城市中。

「我們底鼓風爐已推到了它們底最高生產量底百分之九十四點六——這是一種不能維持的狀況，去年我們底鋼底產量每月達一百九十萬噸，但是在消耗底方面——諸君請注意這一點——的數字是三百四十萬噸。因了我們底未婚妻與奧國所帶給我們的現在已完的七億馬克的槌費，才能夠辦到此事。……在原料方面，我們底能用的資源在質的方面是惡劣的。」

「也不能用輸入原料來救濟。我們底外匯準備已用竭了。今年我們底輸入量已接近我們底輸出量底二倍了……，假如進口的原料是用作製造軍需品而非輸出的貨品，我們怎能如此做呢？」

「原料底過量的及過速的消耗底結果使我們底出品底品質退步了。我們今日所付的每一隻槍底成本是它底平時的十倍，但是所得的槍是品質惡劣的，——諸君——像已經所證明毫無疑問的一樣。除了這個原料缺少的問題，我必須說，根據我們底需要，我們

工業已經貯藏起數百萬噸的鉄——假如我記的不錯，二千萬噸已經說過了。

「在去年底國家的歲入一億零八百萬中，國家用了百分之五十四至五十五。這個最大限度的百分數只能維持一個短的暫時的時期。」

「國庫是空虛的。況且我們缺少十億馬克補償本年度預算表底差額，這還是已經把最特別的收入及特別方面的可能的收入都算進去了。我以為增加捐稅，我們不會得到結果。結果將正與我們所希望的相反。」

「尚沒有不可挽救的情形發生，故現勢絕非無望。假如在吞併奧國及蘇得壇地之中，我們希望收穫元首底大的成功底結果，我們必須復用一個經濟的政策。我們必須減小我們底政府的計劃底規模及速度，而建立一個與我們底財政的及經濟的能力相合的固定的經久的計劃。」

據柏林傳說在三月之初。布里曼博士已患神經病，已經回到療養的家中去了。

第九章

美國

有幾個人會爭辯說，美國的參加世界戰爭，可以得到最後解決的結果。這參加予協約國以物質上極大的優勢，而超越他們的敵人。並可使他們在煤鐵鋼的生產方面，與占有相當優勢的德國相接近。在一九一七年，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煤的生產，達到八萬五千萬噸，比之同盟國方面的生產，只有五萬四千萬噸，而他們鋼鐵的生產，各超越他們敵方三倍及四倍以上（五〇比一五及五八比一六）。此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已有五十萬以上配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美志願兵在法境，所以協約國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但戰後，絕對孤立的政策，漸為美國公共輿論所愛戴。美國民衆譴責總統的政策，而開始遠避國聯，最後與同盟國分別議和。嗣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年十年間，在歐洲的一切糾紛中，簡直勿再聽到他的表示了。她的外交政策全然成爲消極的，卽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且不惜任何代價以求一個遠離歐洲政治的重大危機的政策。

但在這十年中，世界的情形，已有變化，在這個時期中的帝國主義的傾向已歸沉寂，而新興的野心的強國，漸在世界的政治舞台露臉，並且其中一個日本，正想征服整個中國，於是太平洋中優勢競爭的新紀元就開始了。日本與歐洲的兩個獨裁國家互相締盟，這一件事實和了歐洲形勢的發展，開始把美國的輿論從孤立主義的無情中動搖了。美國忽然覺悟到這不僅是歐洲政治的問題，德意日同盟的用意，不僅是大西洋擴展勢力的問題，而且是太平洋的問題了。一九三八年獨裁國向南美的經濟上的伸展，加速了美國輿論的改變。但最後的刺激，還是慕尼黑協定所給予的。一年前在外交政治上公共輿論還僅限於一個有限的範圍，現在已伸展到社會的各層。其緊張的程度，且超過一九一六年的情形。一年前美國許多民衆認為美國無疑的會立刻參加戰爭，現在認為在短時間內美國一定會再站在英法的一邊了。慕尼黑會議對於世界折衝所造成的轉變，和德國計劃者所擬定的，完全是另一種意義了。德國報紙無約束的攻擊美國政策的新轉向是很顯然的，不過變動的事實却是不能改變了；並且也不能阻止美國的公共輿論，就是相信美國要再度去扶植世界的民主政治。

在匈牙利，關於這一點當然是毫無所知。我們大部分的報紙，對於這事都掩飾過去。不過我們應使公衆明白，美國大部分的領袖和民衆，對於戰爭是不樂聞的，只有羅斯

福總統的激勵是在推進一種戰爭似的政策，美國的政治家不斷的有公開的宣傳品譴責羅斯福的政策，德國最重要的機關報「德意志民族領袖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三號的一期上，形容中立法案，即以現在的內容而論，亦不過是『與英國的一種經濟上的聯盟而已』。

關於這一點，在美國的公共輿論上，一些都沒有黨派之別。因為即是反對羅斯福對內政策者，亦竭力促成與英法的密切合作。共和黨領袖之一史汀生，前任胡佛總統的秘書，即是反對德國而主持罷工運動的首領。該黨領袖的機關報「紐約消息論壇」在二月二日宣稱羅斯福對內政策最有力的反對者，就是擁護他對外政策最有力的人，該報唯一批評的事，就是羅氏保持他計劃的秘密，該報評論說：『我們這樣說法並不是對羅斯福總統有所阻止，我們對於外交政策的意見，認為不必去考慮到各黨的利益，根本上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是值得欣羨而勇敢的，我們在此想到他逐步而有效的去施行重整軍備政策，結果，我國今日的軍備，已比一九一七年更充實了。』該報更盛讚羅斯福總統對於民主政治所表示的同情，而認為這正是聯合民主國家以答復獨裁國家威脅的良好時機。

當然，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仍有許多人主張一種孤立的政策，而羅斯福總統的建議，並未為各方所擁護。所難的，是在匈牙利只把這一小部分所主張的宣佈出來，這樣

就把這種主張作爲美國公共輿論和政治生命的見解，我們偏向的報紙，更有的只把攻擊羅斯福總統的計劃一部分意見刊出。例如這種報紙常常引述胡佛的話，但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他在芝加哥演說他也不願意聽到那種「道德的中立」的論調，却偏不刊出。他說美國的民衆對於那種不公平與壓迫應該表示嚴正的態度而去扶助一般被犧牲者，他說他不信獨裁國家會嚴重地威脅美國重要的利益，也不信他們的勢力會在美洲大陸伸展，他認爲英帝國可以爲民主國的堡壘而單獨的與各獨裁國相周旋，他又認爲獨裁國在經濟上財政上及附帶條件上實力都非常薄弱，一旦戰事爆發，他們就會迅捷地瓦解。

中立政策的另一擁護者參議員波拉在波希米亞與麻拉維亞合併之後，他說最後幾天的事變，已改變了他的見解，而現在也贊同中立法案的變更了，這種主張，亦被抹煞。

自里麻泛美會議之後，全美洲聯合陣綫的組織，逐漸具體了。在匈牙利，關於泛美會議的假面具却時有論及，的確，赫爾在里麻請廿一個美洲國家的代表接受羅氏的全美軍事同盟的計劃時，並未見效。不過在廿一國中除阿根廷不見外，有廿個國家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也是事實。在另一方面，羅斯福以爲較好的辦法是放棄其原有的主張而將美洲一致的態度向世界表示。如此阿根廷也不致單獨的處身事外了。因此羅氏獲得了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智利四國的聯合一致，就很自滿而不將此事再予推進了。嗣後阿

根廷與德國爲了德國一個聯絡巴塔哥尼亞的假定計劃書(大概是虛偽的)有過一次劇烈的爭端。在爭論中，德國社黨駐阿的領袖代表摩勒(Alfred Müller)被捕幽禁，一個德國的女伶亦牽涉在內，上月初阿根廷前任外交部長及獲諾貝爾獎金人賽那氏表示他的國家已改變其態度，他說美國羅斯福及赫爾的政策爲美國歷來政府最聰明的辦法，由於這個政策，她已獲得廿一個拉丁亞美利加和美國在道德上，精神上，經濟上合作的信心了。

在四月十四日羅斯福的鄭重演說中，不但發生了重要的反響，並且在建立南北兩美友誼的關係上，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不久以後，美國政府當然就第一個擁護這個政策而將這個意思包涵在美總統通電給希特拉和墨索利尼的電報中，現在，美國的態度，就是整個新世界的態度了。她和南美各國的軍事關係，也越發密切了。目前在巴西已有一個海軍考察團而陸空軍官也在南美游歷，這對於海地和尼加拉瓜軍事學校的指導，有相當的影響，同時美國的軍事學校也允許多多容納南美的學生。後者實爲最大的顧客，且爲南美各國軍事人材供給的最大來源。美國金圓的勢力，正在充分的運用。在今日，美國在南美的投資，比之在世界各國投資的總和還要多，單在南美的礦業和冶金工業中，美國的投資已達十四萬六千萬美金，在智利的工業上，有四萬八千四百萬美金，在阿根廷，有三萬四千八百萬，在巴西有一萬九千四百萬。

法蘭克福日報編輯基舍 (Rudolf Kircher)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那時美國的態度還不像現在一樣) 評論道：『無論美國想怎樣避免一種聯盟的政策，我們不能忽略，在某種事件上，共同的利益，足以引起必然的行動，英美利益的關係之密切，使吾們知道無論中立法案存在與否，如果一旦歐戰爆發，那末不但美國的同情即其實際的援助，一定會在英國一邊的。……』

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假如戰事爆發，美國的參與，無疑的只是一個短時間的問題而已。即使她目前不供給軍事的助力，但是美國整個經濟力量的作爲西歐列強的後盾，那是不能否認的。這一點，其本身就包含着無限力量的增加。我們要記住，在重工業方面，美國的生產量，不但等於且或超過，英法德生產的總量。在她領土內，她所有的煤油來源，已占全世界總生產量的三分之二，同時她還有幾百萬失業者，所以她的生產量，只發展了她總產量的一小部分。在戰爭中，她可發展到一個驚人的比例。在歐戰時我們已有這種經驗，那時她的生產量，不但超過一九一三年及平時的產量，並且還超過現在的產量。在幾種重要的工業上，她不但遠勝英法德目前的產量，並且年有增加而與各國相差甚遠。下面就是確實的數目：(法國一九一三年的數字，包括尙未陷入敵手的各種工業的生產)

煤(單位百萬噸)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英法德共計

一九一三 五一七

二九二

四一

一九〇

五二三

一九一五 四八二

二五七

一九、五

一四七

四二三、五

一九一七 五九一

二五二

二九

一六八

四一九

一九一八 六一五

二三一

二六

一六一

四一八

鐵礦(單位百萬噸)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英法德共計

一九一三 六三

一六

二二

三六

七四

一九一五 五六

一四

〇、六

二四

三八、六

一九一七 七六

一四

二

二七

四三

一九一八 七一

一五

二

二二

三九

生鐵(單位百萬噸)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英法德共計

一九一三 三一

一〇

五

一九

三四

年份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英法德共計
一九一五	三〇	九	〇、六	一一	二一、六
一九一七	三九	九	一	一三	二三
一九一八	四〇	九	一	一二	二二

鋼(單位百萬噸)

在機械，鋼鐵工業方面，美國的力量是鉅大的。但在汽車工業上她的優勢更大。她所有的汽車數量，超過全世界各國汽車總量，而在汽車的可能生產力方面，簡直是無限的，所以在飛機與坦克車方面，她亦可達到生產量的最高記錄，

此外，還有一點，比歐戰時，情形有相當改變。就是在歐戰的最初三年中美國工業的轉向軍事生產而予協約國的援助，僅限於重要原料及半製品的供給，直至一九一八年中還沒有開始製造大量的軍器直送大西洋。時至今日，美國工業的轉向軍事生產，其準

備已非常充分，而軍火的大量生產，亦已猛進不已。在上次歐戰中，美國的軍隊是在本國訓練的，然後運往法國，而現在大部分已配備英法的炮隊，來復鎗，機關鎗，飛機及坦克車。不過在一九三六年德國戰時經濟年鑑（Kriegswirtschaftliche Jahresberichte）上，我們看到下面的話：『相反地，現在負戰時經濟之責者，已將國內工業作為軍事生產的準備，推進到這樣一個程度，即使美國在軍火生產上具有為其他各國模範的程度。』且『與上次歐戰相反。依照其現在準備的程度，她在加速軍火的生產上，所需的時間，可以相當的縮短。（八八頁）』此外，何況其情勢已大大的改變呢。時至今日，美國已占有世界列強軍火生產最高的地位，而她的強盛的軍力，是遠勝一九一七年軍隊的實力的。

第十章

德國民衆

在未來的戰爭中，煤油及各種原料，無論怎樣重要，最後的決勝，還要仗着人力——前綫的士兵和後方的勞工。

關於這一點，一九一四年的歐戰，德帝國的形勢，是比較有希望的。民衆抱着愛國的熱忱武裝起來；而在交戰着的各前線，很英雄地行動着，在戰事的第一年，國家的大計，是由社會民主黨所維持的，在戰事爆發時，德皇（Kaiser）曾在他的演辭中這樣說：「在我，各黨派已不再存在；在我，只有德國民衆」——這話在各級民衆間發生了很感動的反響。德政府發行戰時公債時幾乎一致地表決。直至一九一七年困難才發生了，由於民衆忍受了一切可怕的剝奪，他們的心境，開始嚴重地衰頹了。這一種變化，可在左翼派的態度中，見其表示。

以今日而言，因獨裁之故，即使在戰事未爆發前，要推斷德國民衆的精神，是很困難的，反對的論調，從未發表過。但在希特拉得勢時，國內有一千一百萬的共產黨投票

人，這般人之不能完全根除，那是毫無可疑的，當局深明此義，而適當地行動着。不過事實如何，亦應考慮。假如戰事爆發，德國負責的領袖，對於德國後方情勢如何，究竟有何意見？他們所希望的是什麼？他們預防着的是爲什麼？

一九三四年勞工方面舉行職工會代表的選舉，但此次選舉結果不佳，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攻擊報」上自認有五分之三的投票者延緩其選舉，而有不少人利用他們的選舉票，作反對當局的表示。

在一九三五年，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本定四月三日及四日舉行選舉，但臨時忽又取消了。此後兩年，德國權威當局連選舉日期都沒有爲他們宣布。

如果戰事臨頭，勞工方面這種反對的進一步發展是頗有可能的。這不但因爲他們會受到不斷的食糧限制及其他剝奪，並且因爲：「他們不信軍士的酬報會比後方的勞工來得壞。同時在勞工及雇員方面，因戰事而獲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作一定要依其價值而分類，工資則應參照軍隊的等級而制定。……我認爲，從事軍事工業的勞工，其給養的標準，應與軍隊相等，制服問題也應同樣的考慮到。——在與戰時經濟相關的工業方面，其雇員的新給，也應參照軍隊的等級去制定，……勞工從軍事工業轉到不甚煩

難的職業去，應在選擇的限制上予以阻止。」（一九三八年德國戰時政治經濟年鑑斯貝連博士(Hilf. otto Spertich)的話），因此，照這樣說來，戰時的工資與薪金，一定依軍士階級的標準而降低——這種處置，對於勞工者的意願與愛國熱忱，實無裨益。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政府派，預料並且準備着戰時的內亂與勞工底反叛，那是不足為奇的；例如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法蘭克福日報，上我們可以讀到柏林附近舉行一種警察訓練的報告：『當我們到達時，這練習正在開始，我們站在該區的中央，看着一羣警察如何衝過一個土墩。隱伏在一個窪地，再跳起來，向前衝幾步，然後再藏起來，機關鎗軋軋的響着，什麼事情發生了呢？這是假擬德國已發生戰事了，敵方的一國底特務機關煽動了若干工廠暴動，暴動份子已占據了曠場遠端的一所房屋，一隊警察——就是我們看到在機關鎗掩護下向前爬行的那般警士——已接着命令進攻這所房屋。這練習是如此假擬的，使警察遇真實的事變時，可以知道並且能施行一切的行動而準備着他們的任務。』

最近，在我們匈牙利報紙上，也登着維也納舉行一種同樣的警察訓練，以抵抗一種假擬的暴動底消息，並且也是一隊有機關鎗武裝的警察，在進攻一隊隱藏在沙袋後面的暴動份子。

著名的祕密警底領袖希墨來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向德官員有過一次演說，在其中他說明德政府正在計劃戰時救平內亂的預防策。他說這是很必要的，因為：『在未來的戰爭中，不但是陸上陸軍的前線戰，海上的海軍戰，及空中的空戰，並且還有德國內部第四種戰事的舞台，』在戰事爆發之初，爲使民衆不受任何煽惑計，一定要壓服共產黨徒及一切不可靠的份子，因為：『我們要知道在任何戰事中，如果忽略了這種內亂的局勢，結果一定歸于失敗。』因此，『如果我們不願在戰時聽任不良舉動大規模的發動，一般不可靠的份子應送往集中營去。假如不採這種步驟，『我們就要在德國準備一切。例如：降落傘的襲擊，破壞的舉動，及小團體暴動份子受到共黨私設的兵工廠所資助的武器而從事搗亂。』最後，『我們對於國內的變亂應予注意，因爲假如一旦大時代來臨，這是德國民族存亡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 *Neue Vorwärts*）

所以希墨來的整個計劃，完全以警察手段爲依據。但是德國的參謀本部却不贊成這種意見。一九三六年賓曲維著有一書，名爲「Die seelische Widerstandskraft in modern Kriege」，對於這事討論得非常熱烈，這書出版後，官方的軍事出版界對之特別注意，足見此書的意義了。

賓氏對於希特拉的主張完全贊同，德國民衆應在下次戰爭中去征服國內的變亂。他

也不信有短期戰爭的可能。他說，假如沒有迅雷般的處決，戰爭就要像上次世界大戰所經驗到的一樣變為羣衆的紛爭。於是『腓特烈大帝所看重的及克勞斯惠茲所稱的精神上的因素，就很快的認爲更重要了。這種精神上的因素，漸居重要地位，達到了戰爭的地帶，而成爲戰事本身的目的了。在現代，民衆的精神，自身亦爲一條前線，一條精神戰的前線，一條消滅現代戰器力量的內心底前線了。（見一一四頁）而：『國內的人口及其忍耐力的問題在以前從沒有像現在的認爲是戰爭中極重要的因素。民衆的戰鬥意志在競爭中將爲最易感覺到的前線，（見一五六頁）不過在這前線上，武力或威脅都不能產生效果。』明白了現代戰爭的恐怖要想用武力去取得民衆本位上所須的努力是不可能的，起初或能成功，但後來就不能……墮落的人是不怕法律底制裁的。……唯一挽救有意識的人類不使道德墮落的工具是理知——而我們所以這樣用宣傳方式在理知上努力工作，乃是阻止瓦解的趨勢。（見二二六頁）。人是可以屠殺的，但不能驅之作戰。在現代戰爭中，只有那般能維持自己道德力的人會忍耐一切，而激勵他們去抵抗。』（見一六六頁）。『決定一個民族的抵抗力，沒有條件是比個人自由，責任觀念，及培育各人的自尊性，再爲重要了……對於國家的絕對尊敬，只有受到獨立判斷，自由，權利及競爭觀念的熱情所鼓舞的人才感覺到。』並且『戰爭應在光明坦白中進行，而應常常使其表明是

一種逼不得已的禍難，在開頭予以說明，自衛的觀念應先於侵略的觀念。假如我們不去注意到血汗中的經濟問題而不去明白地證明戰爭的目的，只限於必要的最低度，那末抵抗力的減弱，就會迅速的增加了。」著者不信國社主義是適應這個目的的一種政體，所以在本章的結論中，他說：「爲了那個緣故，我們不得不感謝所謂全面戰爭，牠所給予我們的是毀滅而非拯救。」

在慕尼黑協定後不久，在德國 S. S. 機關「黑衣團」Schwarte Korps 內發現下列幾行文字：「根據經驗，在一個民族生存的重要時候中，常常發現奸細和破壞者企圖着民族的滅亡，那真是一種慘痛的實情。布爾喬亞出身的呆鈍或胆怯的民衆，他們以必敗論爲他們唯一的信仰，在這裏我們可不必注意。我們所討論的是另一部分人，那般人有組織的計劃着，在他們，民族的生死關頭毫無其他用意，反而是他們所渴望的機會，以遂行他們摧毀德國民族，德國政府的計劃。我們還考慮到那般牧師中的政治干預者，當德國民族最後關頭到來時，這般牧師，我們又看到他們站在德國的仇敵一邊了，他們受了德國民族的實力與決心底錯誤的估計底欺騙而選擇這個時機，抱着一種反對國家的態度而將他們自己遠離民族的團體，這一種人在教堂裏祈求着和平，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却是希望戰爭，而由戰爭以求國社主義德國底結束，這是非常可怕，而似乎不大可信，但事

實確是如此的，那般主教和牧師他們從凡蒂崗及倫敦得到他們的消息，他們自己非常確信所以紛紛公開地在議論教會自由是由一個民族戰事失敗而產生的。德國特務機關從凡蒂崗獲得消息，說是皇教的信念，在不久的將來，德國的外交政治上將有一種非常困難的局勢，這種局勢的發展，對於德國是不利的，教皇的真知灼見早已看到德國的沒落了。『前線的士兵又被一種背後的毀謗所威脅，不過德國民衆，應該知道怎樣用表現善待敵人的方法去對付這種威脅。

這一篇文字，無疑的是一種憤言而已，不過從別的資料上，也證明她所指出的事實，不僅是完全爲激動輿論而製造的，在其他作家裏面，Robert d'Harcourt 也有過同樣的議論，他在去年十二月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一文內，除登出從德國官方獲得的若干資料外，還轉載了九月事變前德國天主教所撰的一封信，其原稿卽爲此文著作者所有，寫信的人，完全是一個普通的分子。信內充滿了如此慘痛的事實，所以我認爲不應予以刊出。如果有興趣的人想看這篇文章，可於業已轉載的那篇文章內去一讀，那末他就不致相信黑衣團的怨言完全是虛無所有的了。

附錄

清算德意志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中，德意志曾經遭到了世界上任何國家所罕有的一次大失敗。這件歷史事實的重提是有特別緣故的。

德國人現在要用種種的說法來掩飾他們的失敗。他們正如一個計算錯誤的投機家。他可以說，如果這樣，那樣或別樣事情發生了，他就會變成一位百萬富翁，而不致破產了。

在前次歐洲大戰最後的三個月當中，德國在國內與法國戰場上所顯示的崩潰現象只是一件失敗事情的兩面罷了。這種重要的事實却是發生了。德國要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那種結局——好像賭徒必然的失敗——是由於原來計算的錯誤：估計德國的力量太高，而看敵人的力量太低了。

然而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志帝國要比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強得多了。我們若把德國在經濟上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地位作一種客觀的分析，就可看出它在這次戰爭的緊張局勢中比

以前更加站立不住了。以下所提供的各種事實都是些現已公佈的資料。但祇有把它們集合成一幅圖畫的時候，纔能認清它們充分的意義。這一幅圖畫乃是要描寫一個國家僅僅爲了改變波蘭國一條走廊的政治地位，而躍入戰爭的漩渦之中了。

一 經濟的地位

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擁有：

- (1) 一種健全的幣制，爲全世界所公認而有強固的現金準備作後盾；
- (2) 一種歐洲最新式的機器工業；
- (3) 一種很發達的國外貿易；
- (4) 一種大而繁榮的海運業；
- (5) 充分的國外投資？
- (6) 許多殖民地。

今日德國的地位不同了：

(1) 德國的馬克不再是一種國際通用的貨幣，祇變成了國內市場上一種計算的單位。它不再有穩定的價值。例如，註冊的馬克賣給旅行者的時候，比賣給德國人的價格，

要減低百分之四十。馬克與現金不再發生聯繫。國家銀行的現金準備差不多已經消耗殆盡了。

(2) 德國的工業仍然有很大的效能與很好的設備，但在國社主義統治之下，它的發展大半是爲了供應政府定購的軍火。國家爲了支付這些定貨單起見，祇好不斷地借款，甚至一九三九年中百分之四十的軍火賬是由政府預先出了一九四〇年的捐稅收據來作抵的。現在德國工業的準備金大半是浸沉在政府的公債券中，其價格也在逐漸減低。結果，那準備金都不成爲真正的準備金，而祇變爲國家強迫的捐款。這些不爲政府製造軍火的工業也就很嚴重地缺乏工作了。

(3) 結果，德國的國外貿易就化爲脆弱，而不得不採取物物交換的制度；因爲它既沒有國際價值的貨幣，就使那些和德國交易的國家受到了嚴重的損失。日本與滿洲國已經蒙受損失，因爲滿洲國供給德國的大豆，既不能收到現款，又不能換得貨物。

(4) 在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現金準備可達二萬萬金鎊，並且它擁有十二萬萬金鎊的國外保證金。它在國外的投資已經在前次大戰中失去，而沒有恢復。現在德國人在法律上已被禁止把資金匯往國外。現金準備是嚴守祕密的。德國以前的經濟專家波昂教授 (Prof. M. J. Bonn) 現在因爲受了納粹壓迫，而逃往外國——曾經說，今日德國的

現金準備差不多是等於零了。如果它在奧大利與捷克斯拉夫所奪取的國外基金與現金準備還有餘剩的話，那也是很少的。

(5) 德國在海運業方面所獲得的利益比它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許多年中要少得多了。

(6) 德國以前的殖民地現今都在英國，法國，日本，奧大利亞，南非洲與新西蘭手中，成爲委治的國家。

自給乃是國社主義主要的目標之一。納粹的計劃常常注重國防的自給主義。但無論怎樣聰明的宣傳與無論怎樣誠懇的想望，在經濟方面要替代健全的幣制與老練的原理，都是不能認爲滿意的。今日的德國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比一九一四年更要惡劣了。它在給養方面比以前更不能自足，並且它對於主要的軍需品（如同糧食，油，金屬品等等，）是最感覺缺乏的。

在戰爭中橡皮與鎳質是不可缺少的。大隊的飛機要不斷地消耗燃料，所以油是一種絕對的必需品。德國在提煉煤油方面可算是世界上的先進國。但是它的出產量還不及平常時候商業的消耗量。依據納粹的計劃，原來規定到了一九三七年，德國在煤油方面就可以自給。但那年的出產量只達到五百十五萬噸的總消耗量中百分之三五。九。摩托化

的進步比提煉煤油的計劃更爲迅速。兩年以來有許多煉油的工廠已經建築成功了。但是德國的技術專家承認，他們只希望供給和平時候的需要。捷克斯拉夫是油的輸入者，所以被德國併吞了，倒反加深了量油缺乏的恐慌。

德國人很希望德蘇協定成立以後，就可以得到許多油量的供給；但一經分析，也不能增強它的地位。蘇聯對於油的輸出量因爲國內消耗的增加而減低了。它在一九三八年輸出量祇有九十三萬噸。況且它國內的工業化擴展得很快，恐怕在一九三九年的輸出量還要減少。現在蘇聯已經動員了四百多萬人，所以一切剩餘的油量還不夠供應軍隊的需要哩！

縱使蘇聯的油是可以出賣的，而運輸也是有辦法的——一個很有疑問的假定——但仍不能說德國就可以獲得它所需要的一切。史太林把油賣給德國，不見得肯記賬的。德國並沒有現金或外匯來支付蘇聯的油款。物物交換的辦法——就是以蘇聯的油交換德國的機器——固然是可以安排的，可是在這次戰爭以前德國早已缺乏勞工，而且它的製造力已經達到極度了。陸軍與空軍方面的需要使工業加增了許多壓力，所以德國在物質與人工兩方面都沒有餘力來生產交換的貨品。

當德國開始侵略波蘭的時候，它的新聞紙就傳佈樂觀的消息說，德國可以獲得波蘭

每年五十萬噸的產油量。它們並不告訴讀者，這不過比德國自己的產油量稍微高些，而且英國每年的產油量要超過四百萬噸。他們如今可以知道波蘭產油的區域都被蘇聯所佔領了。

即使羅馬尼亞的油井完全落在德國的手中，也不能供應德國戰時的需要。羅馬尼亞在一九三七年的產油量為八百七十萬三千噸。但據德國的專家芙里頓斯堡 (Friedensburg) 估計，戰時油的消耗量至少要達到二千萬噸。兩年以前，德國的產油量還不及那種消耗量總數的十二分之一。縱使把它現在新設立的製油廠出產量計算在內還不能超過消耗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如果再把羅馬尼亞全部的產油量加入，它所需要的供給量仍然是短少的。

但是德國怎樣去獲得羅馬尼亞的油呢？它不能用錢去買的，因為在羅馬尼亞的產油量中，八分之七是為歐西國家的經濟利益所佔有的。它也不能用閃電式的侵略戰爭來獲得的，因為這些油井在幾小時內，就可破壞，而它們的重建工作却是要經年累月的。還有，紅軍現在已經駐守在德羅的邊界上了。

德國所出產的人造橡皮比天然橡皮的成本要大得多。但每年的出產量也祇等於每年需要額的百分之二十。

德國現在不能得到任何的鎳質。全世界每年的產鎳量大約爲二百三十萬噸，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出產於英屬坎拿大與法屬新喀利多尼亞（New Caledonia）。

在平常年代，德國所需要的糧食供給中百分之二十是由國外輸入的。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曾經提及，國社黨政府用盡了一切的力量還不能增加德國農業品的出產量。戈培爾博士雖曾宣稱，德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失敗大半是由於宣傳政策以及共產黨與猶太人的陰謀；但照德國軍部的解釋，却是由於協約國封鎖政策所造成的糧食恐慌。德國陸軍部戰時經濟學專家托馬斯少校（Colonel Thomas）曾於一九三七年對世界經濟學院所作的演講中說：『一切戰時政策的基礎是在於人民的給養問題，而戰時的糧食情勢乃是以前和平年代中糧食政策的結果。』但是國社主義已經把德國的力量集中於整軍備運動。結果就使農場上的勞工移往工廠中去了。一九三八年德國的勞工局曾經估計農業工人短少了三十八萬一千人。一九三九年一月德國的農業部長也宣佈說，農業工人的缺乏已經超過八十萬人了。還有一種結果，就是這些農民已經把他們的家畜賣去了。牛油的缺乏（德國甚至要從日本輸入牛油）也是由於農業工人的短少。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小麥與黑麥的產量都在逐漸減低。一九三八年特別豐收，其產量差不多與一九三三年相等，但這也不足供應平常時候的消耗量。德國併吞了奧大利與

捷克以後仍然無所補救。因為除了肥沃的波希米亞高原以外，這些國家的糧食也是從國外輸入的。

蘇聯與羅馬尼亞都可算爲小麥的來源，但德國的現金與外匯準備都已枯竭，它就無法付款了。講到物物交換的制度，它也因協約國阻止原料進口的封鎖政策與國內徵工入伍的動員運動推翻了。有人以爲德蘇不侵犯條約訂立以後，「德國就不怕封鎖了。」其實這句話是靠不住的。第一，蘇聯本身也缺乏許多的必需品，並且因爲它動員了大批軍隊就不得不把糧食貯藏起來了。第二，蘇聯已經公佈，他們對於交戰國祇以現款交易，可是德國既無現款，又乏信用。第三，德國在前次大戰中雖然佔據了羅馬尼亞及肥沃的俄屬烏克蘭，也不能防止協約國封鎖的效力。

德國戰時經濟中最弱的部分，就是在於生鐵的缺乏。在承平時候，德國每年要用二千六百萬噸的生鐵。它自己領土內（包括奧國在內）所出產的還不到那總數量的一半。洛林（Lorraine）的鐵礦本是德國在前次大戰中主要的來源，但如今已在馬奇諾防線之後了。海外的來源——例如西班牙與摩洛哥等地方——都被封鎖政策所割斷了。蘇聯的供給量也是有限的。所以現在唯一重要的國外來源就是瑞典的鑛產。平常這大部分的鑛產是由北海挪威的那維克（Narvik）港運往德國的。那條路線又被封閉了。至於波羅的海的

路線是可通德國的，但德國在波羅的海港的設備是不適用於裝運這麼少噸數的鑛產。縱使這個缺點能在戰時彌補好了，而這些生鐵還須在幾年沒有修理的德國鐵路上經過長距離的拖運。據一九三八年德國國有鐵路的正式報告，百分之十的車輛都急需調換了。那些效能減低的鐵路在平時祇夠維持交通，而如今在戰時却要運輸大量的生鐵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德國對瑞典的貸款將如何付法，而瑞典的鑛主又如何肯單憑應許而長此供給生鐵。況且德國祇有戰勝了，纔有錢清償，否則它的應許是毫無價值的。

二 政治的地位

(1) 國內的情形

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加入戰爭的時候，它是一個自信的統一的國家。國內一切的民族，宗教與政黨都是團結一致的。中產階級是很興旺的。民衆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可以享受大量的自由。德皇是很有權威的。他站在古代帝國的元首地位，統治了現代聯合的日耳曼民族。

現在德國的人民既沒有自由的國會，又沒有出版言論的自由權。他們祇信從一個政黨。他們爲祕密警察所管理。國社黨裁判所對於德國法庭簡直是越俎庖代，在這六

七年中政府還不能廢止集中營的辦法。基督教徒（例如尼摩勒 *Niemöller*）與天主教徒（例如印尼采 *Cardinal Innitzer*）已經和猶太人遭到同樣的逼迫。沒有人知道德國的人民究竟作何感想；但人類的本性告訴我們說，反對與不滿心的心理是不能用強制的手段來排除的。據說，有些人因為祕密收聽了英國無線電播音，或閱讀了英國宣傳的小冊子，就被處以徒刑甚至死刑。華倫 (*Nora Walsh*) 說：『德國人是一種道德的民族，他們做錯了，立刻就想要把它重新改正的。』這句話實在是很切當的。

納粹政府能從它所逼迫的各種宗教方面得到多少助力呢？它能依靠從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君主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工會主義者到如何程度呢？它對於強迫兼併的奧國人，捷克人與斯拉夫人的忠誠能有多少信賴呢？一個人若用白天冷靜的日光而不顧德國宣傳部所發出來的熱光去研究真實的情形，就可看出一九三九年德國國內的陣線要比一九一四年脆弱得多了。在戰爭中一個國家的勢力如果有許多地方是別國相等的，那麼它的成功就要依靠各個國民的堅強信念。個人對於作戰到底的意志與決心就是一個國家的最後防線。納粹政府却把數百萬國民的個人意志都埋沒了。歷史已經昭示我們，德國人極有組織的政府一旦因為戰爭失敗而崩潰，各個人民的意志也就此崩潰了。例如，普魯士被拿破崙在耶拿 (*Jena*) 擊敗一次以後，就崩潰了。德國在一九一八年

經過三個月的戰爭失敗以後，全國的機構也都崩潰了。

這種在勇猛抵抗以後而發生的投降趨向是由於過分信賴政府的緣故。現在第三帝國已經使這種缺點增加了百倍。

在世界大戰以前的幾年中間，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問題乃是關於社會改良與勞工改善問題。那時有許多政黨，但沒有革命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別人同樣的從沒有夢想到憲法的改變。當一九一四年宣戰的時候，整個的勞工運動都很忠實地追隨德皇。

舊時日耳曼帝國的文官制度在效能方面是無出其右的。

現在德國的公務人員大半都是屬於國社黨的黨員。他們大部份是沒有效能的，並且也是有私心的。

在一九一三年，德國的中產階級是很繁榮滿意的。德國工業與國外貿易的發達也增加了他們許多事業的機會。

他們是因前次大戰以及一九二三年的通貨膨脹與金融破產而沒落了。現在他們的恢復却為國家的全能組織所阻礙。況且他們的政府祇想使事業都操在統治政黨的黨員手中。

(2) 國外情形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加入德國那一邊的還有奧大利匈牙利帝國的勢力。歐洲中部的國家構成了一個強固的集團，一直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把他們東西敵人的交通都割斷了。因為王朝通婚的關係，霍亨索倫王室（Hohenzollerns）與哈布斯堡王室（Habsburgs）在歐洲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與西班牙等國的王室中也有許多親友。如今只有莫斯科是對德國表同情的。但是希特勒在外交上所造成的反共軸心却因此破壞了。他的決心進攻波蘭又強迫他與蘇聯妥協，並且暴露了意識上的結合是不真實的。結果西班牙立刻宣佈中立。這就是所謂意識上的叛變。

現在納粹主義的德國只好單獨對付英法。蘇聯的進兵波蘭與平分秋色並不能說蘇聯的軍隊在別地方也會援助德國，正如德國在一九一四年所有的同盟國一樣。如果這些政府所抱的主義能在一夜中改變。那麼德蘇將來的關係是不能預料的了。但是史太林明明是爲自己打算的。蘇聯已經分得波蘭的土地，可是德蘇有了共同的邊界，也許再使德國蒙受重大的不利。

我們無須述世界反德的輿論已經達到頂點，但在前次大戰中，至少經過兩年以後纔發生同樣的情形。原因是由於納粹主義的德國進行着動搖不定的外交政策。德國的重估萊茵區域與重整軍備運動是可以到得世人同情的。它的合併奧國如果不用強暴手段，恐

怕也不會受到別國批評的。英法政府並不反對把蘇台德區域歸還德國。但希特勒不耐煩用和平方法來獲得他的目標。他憑着任何德皇所未有的大權，祇能發出最後通牒式的言詞。德國這種以戰爭威脅歐陸的外交政策必然要引起中立國家的厭惡的。

三 軍事中的地位

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擁有大批訓練有素的軍隊。它們的組織非常完美，配備也很齊全並由那些受過普魯士式的最好的軍事教育的軍官所指揮。

現在德國的軍隊固然是龐大的。德國的兵士仍然是勇敢而有紀律的。但從軍事的機構上講，德國的軍隊沒有恢復一九一四年代的標準。徵兵制度是在一九三五年重新施行的。直至一九三三年，德國活動的軍隊，因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只有十萬人。短短四年的兵役還不夠產生充分的效果。現在的德國軍隊很缺少指揮官與準尉官。在現代的情勢底下這是一樣嚴重的問題，因為只有統率有力的精良兵士纔能應付機械化的戰爭。德國可以遣派許多軍隊到戰場上去，但是它們的訓練與領導還不及一九一四年的標準，軍隊又因各級黨部與軍分子的磨擦而蒙受損失。這次在波蘭前線陣亡的佛里赤將軍（General Werner von Fritsch）曾為秘密警察隊長希姆婁（Herr Himmler）與國社黨極端

派的陰謀所排斥；到了最近，他纔在軍隊中復任比較低微的職位。現代軍隊中機械化效率的增高雖能使德國軍隊迅速地擊敗波蘭；但德國在長期戰爭中，因為缺乏金屬品，橡皮與油的緣故，實在是很不利的。

還有一個區別是應被指出的。在前次歐戰中協約國的統一指揮直到一九一八年纔算成功的。但在今日這種統一的指揮早已成爲事實了。

在一九一四年代，德國海軍的力量祇在英國之下，那種海軍因戰敗的結果而降落了。在希特勒與英國所訂的海軍協定中，德國接受百分之三十五的限度。在這次戰爭開始的時候，德國還沒有建造海軍到那種限度。法國的海軍在數量上雖遠不及英國，但在一切配備上（包括潛水艇在內）都較優於德國的海軍。

那班相信德國的潛艇政策能封鎖英國的人們恐怕已經把前次歐戰的歷史忘却了。在最初的時候潛艇政策是近乎成功的。後來有效的防禦方法就被發明了。我們無須別的證據，祇要看二百萬美國軍隊能運過大西洋而未遭損失的事實就夠了，在戰爭終了的時候，德國有一百九十九艘水艇已被破壞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英國的海軍對於改良偵察與擊破潛艇的方法從未停止過。凡相信在前新奇時代會遭失敗的潛艇戰爭能在今日成功的德國人，當然都是沒有常識的樂觀主義者了。

四 空軍的地位

在過去四年中，德國的空軍已經有了極度的發展。無疑的，它的飛機數量是很大的，而品質又是很高的。它的飛行員是很有訓練的，而作戰也是很勇敢的。他們在最近的西班牙戰事中當然得到了許多實習的經驗。不過這種實習的價值却因為缺少空軍上的勁敵而減色了。

但是德國在飛機的生產方面已經失去了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以前的領導地位。協約國方面飛機生產量的正式數字並未公佈，而它所憑藉的基本因素却是大家所知道的。英國所設立的大量製造飛機的『隱秘工廠』正在繼續不斷地加緊工作。法國也有同樣的情形。坎拿大最新式的飛機製造是能夠大量生產的。協約國藉着海上的控制可以從美國市場上購得大批的飛機。除了那些工程技術上的積儲以外，它們還有主要金屬品方面無限量的供給。德國在開始戰爭的時候擁有龐大的空軍；但因缺乏必要的原料，所以它在補充維持方面已逐漸感困難，而在擴展方面，更是談不到了。

德國爲了擴充空軍的緣故，曾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間製造了大批飛機。但它在品質上都已被英法較新式的飛機與在戰前從美國購來的飛機所超過了。英法的空軍

既比德國更新，那麼它們所有作戰價值較高的飛機在數量上行程上，速率上與轟炸能力上都可勝過德國了。

德國所有的飛機製造廠都不能遠離英法空襲的威脅，但英法却從遠在戰區以外的坎拿大與澳大利亞得到飛機的製造廠和航空人員的訓練所。除此以外，英國在克來德（Clyde），伯爾發斯特（Belfast），南威爾斯（South Wales）等等地方的工業區比魯爾（Ruhr），薩爾（Saar）與西利西亞（Silesia）更不容易遭受空襲的損害。

德國缺乏油量已經在上面講過了。所以德國人在空中所費的每一小時都使這次歐戰的結束時期更近一步。

西班牙內戰的教訓指出了空軍的威力雖能作大規模的破壞，但不能造成相當的軍事結果。它雖能像黑暗時代中『不分男女老少』地殘殺平民，並能毀滅各種財產，使後世蒙受窮困，但還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這種試驗已經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對巴塞羅那（Barcelona）施行過了。那個祇有幾尊高射砲作為防空的城市，曾被德意飛機輪流地作三日三夜的不斷轟炸。但直到一年以後，它纔陷落。

以上的分析，可以說明德國為什麼再需要一種短期的戰爭與迅速的勝利。如果它再遇到像一九一四年馬倫（Marne）之役的失敗，那麼它的崩潰是必然的。德國曾經利用多

數優越的機械化軍隊突然向波蘭前後夾攻，而獲得迅速的勝利。但它決不能迅雷般地擊敗英法。況且在這次長期戰爭中，它有了上述的種種弱點，勢必把自己毀滅了。

德國的妄想是由於相信一個國家的勢力可以拿它的武力來測量的。在現代的世界中，這是不對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勢力是由許多原素建築起來。商業，工業，財富，統一與自由也是其中的要素。現代的戰爭，實在是一種道德上與物質上持久力的試驗。國社黨六年來的專政已使德國在這兩方面的能力都削弱了。

德國必敗論

W. Woodside 作

希特勒曾經說：『我在攻擊的時候，好像黑夜中的閃電。』戈林向他的飛行員作廣播演講的時候，也曾提及去年九月的危機說：『你們都知道，那時德國無敵的空軍已有何等充分的準備。命令一下，就可送我們的敵人到地獄裏去，因為這一種迅速的打擊會把他們完全消滅的。』

很顯明的，那種以為德國有完善計劃，擁有無敵兵力，而得有迅速勝利的信仰——其實這些妄想已使德國史上演成悲慘的一幕——還是存留在全國人民的心中。我們若把德國的新軍力考慮一下，便可發見國社黨爲了速戰速決的緣故，已經在軍器方面——飛

機坦克車與潛水艇 集中到如何的程度。

現在所謂「閃電式的戰爭」必須造成這樣的局勢。我們聽說它開始就要發動一種大而無當的空襲。德意日所有一切的空軍都要向英法海軍的集中地襲擊，以毀滅同盟國方面這種確佔優勢的兵力。那時的海洋就要被德意的商船毀壞艦與潛水艇所控制。同時這種閃電式的襲擊又可轉向到英法的飛機場，電力廠，軍火製造廠與人口稠密的大中心區。在空中的毀滅戰以後，還要從各方面對英法國實施陸上的攻擊。

但是海軍的艦隊能被空軍的轟炸所掃滅麼？現在可怕的防空設施已被發明。英國的戰艦也裝置了更堅厚的鐵甲。約有五十艘過時的巡洋艦與驅逐艦都配備了特殊的防空武器。還有十四艘航空母艦即將造成。所以英國海軍的本身已擁有龐大的空軍；況且這更多的英法軍艦能在一次突然的襲擊中都遭沉沒，而使德意極低劣的海軍地位立刻上昇麼？（德意所有的艦數僅為六與二十四之比，而噸位的總數也僅為七十五萬噸與二百二十五萬噸之比？）如果軸心國作了這樣的嘗試，後來一定會發見它們是錯誤了，而且海上的霸權仍在戰爭中佔居傳統的優勢；到了那時，它們的海軍地位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在空軍方面，現今全能國家所佔的優勢大約為三與二之比。但據可靠的消息，它們的優勢到了今年的夏季就要超過它的最高峰了。此後協約國家在必要時可以恢復一九一

八年代每月出產五千架飛機的速度來繼續競賽，那麼就可勝過它們的敵人——因為軸心國家中空軍的後盾只是每月不到一千架飛機的產量，但從原料的供給方面看來，全能國家究竟能否維持這樣的生產速度還是成爲疑問的。

這種在空中使敵人失却戰鬥力的攻擊已經在巴塞羅納（Barcelona）作了大規模的試驗。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意大利的空軍以瑪約略（Majorca）爲根據地，開始向巴塞羅納作三日三夜的轟炸。飛機對那擠滿二百萬難民的城市濫投重磅的炸彈，而該城的防空設施又很薄弱，以致這班空襲者可在白晝侵入的。但是結果怎樣呢？一千三百人已經炸死了。電力廠還在繼續活動，電車照常駛行，電影院也依然開放而有不少的觀衆。西班牙的國民軍不得不再作將近一年的戰爭，纔能逐步把該城征服了。

倫敦與巴黎的防空設施不知要比巴塞羅納好到多少倍。它們在法蘭西，比利時與荷蘭的邊境都設有聽音機，可使它們的航空戰鬥員預先得到警報。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高射砲的火力已經有了驚異的發展。依據那時的計算，每五架飛機中可被擊落一架，但在最近的西班牙戰爭中每五架飛機中可被擊落四架了。

這種閃電式的戰爭的學說也想從瑞士向法國進行一種掃蕩的陸地戰。這種進攻當以坦克車，摩托化敵隊與步隊爲先導。大約德國有五個師團，意國也有二個師團（共計至

少有三千五百輛坦克車）可以作為進軍時的兵力。依據德國軍事專家的計算，如果道路與天氣都好，每天可照九萬零一百哩的速度攻入敵人的土地。這種估計是難以令人重視的。在西班牙戰爭中有一師意國的摩托化部隊要想從瓜達拉哈拉（Catalonia）衝到馬德里，其間的距離只五十哩，而所遇的抵抗也只是半受訓練的民團。結果是坦克車脫離了它們掩護的步兵，並且全師的軍隊都遭到空中的轟擊，而在紛亂中潰退了。從此以後，他們的攻擊就回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行動，僅採極有限的目標，先以重砲作準備，再以飛機作掩護。這樣，國民軍與意軍纔能向巴塞羅納推進，以攻擊這種疲憊的飢餓的與配備不全的加泰隆尼亞（Catalonia）軍隊，其進行的速度平均每週也不過二十哩。

有許多防禦坦克車的巧妙方法已經發明了，例如用鋼軌和水泥合成法國人所說的『蘆筍床』（Asparagus beds）用濕草覆蓋的低地坑；還有在地下埋着一觸即發或在遠處發動的地雷。凡能衝過這些危險地帶的坦克車，還要防備在後方活動的野戰砲與新式高速率的平射砲。若使坦克車每日祇能向西班牙政府軍的防線進佔五哩或十哩的地段，甚至在平日操演的時候——正如我在柏林領袖的面前所見的——還要落後而被棄在遊行到維也納的途中；那裏它們是不會突然蹂躪法國的。我們可以想象三千餘輛德意的坦克車到了朱辣（Jura）與佛日（Vosges）山脈的隘道險路中，就要消失它們的戰鬥力正如英法的坦

克車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間所遭遇的一樣，這樣攻擊失掉活動力以後，就使戰事漸漸變成陸上的壕溝戰與海上的封鎖戰。

德國顯然要大大的依賴潛艇政策以封鎖英法，但是潛艇的威脅不過是獨裁者恐嚇我們願以任何代價換取和平的一種虛張聲勢而已。德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宣佈無限制施行潛艇戰爭以後的三箇月中，它曾不發警告而擊沉了協約國與中立國方面一千餘艘的商船和軍艦，然而將近戰爭終了的時候，勇敢與智巧就使U字潛水艇的局勢完全轉變了。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中，有一千五百多艘商船因受護送制度的恩賜，得以駛回英倫三島，其中只有十艘被魚雷擊毀，還有十四艘迷失了路途。

零外一種最有效力的抵禦方面就是深入海底的水雷防禦線，它能使德國的潛艇在北海與英吉利海峽中遭受了不可勝數的困難。同時英法又發起掃除U字潛水艇的運動，——包括使用飛機，水雷與著名的O字神祕船——以強迫潛水艇停留海面底下，只能應用少數費錢的魚雷。在戰爭終了的時候，有一百九十九艘潛水艇已被擊毀了。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受搜索的乃是潛水艇，受沮喪的也是它們潛水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最近英國下議院所洩露的搜索潛艇的預備計劃看來，將來最危險的地帶乃是水面底下。

速戰速勝的希望既已消散，那麼這些軸心國家將如何應付一種消耗的戰爭呢？

一九一四年，德國大使在君士坦丁堡曾對美國公使說：『如果我們不能在四十天以內進入巴黎，那麼我們在這次戰爭中已經失敗了。』假使這句話在一九一四年是對的，那麼在今日更對了。德意的力量很快的會因進攻時的軍費浩大而耗竭。意大利本是一個貧乏的國家，它在和平的時候已經很難維持一等強國的地位了。它在國內沒有鐵，油，或煤的資源，所有的工業力量祇等於慕尼黑會議前的捷克斯拉夫。它很缺少現代戰爭所必需的支持力。它平常從地中海方面得來的百分之八十的軍需品，若被英法海軍的封鎖所斷絕，那麼它祇好完全依賴德國了。如今它的人民已經在緊張的狀態下過了十六年的『危險生活』，並且在實際戰爭中也犧牲了將近四年的光景；那麼還能維持多久，而不致失去他們鬥爭的胃口呢？

德國的情形當然是不同了，但是它的軍隊缺少各級的軍官，它的許多後備兵也祇有受過草率的訓練。德國的當局因為知道現代的戰爭對於工業有更大的需求，所以他們估計祇可召集六百萬人入伍，以代替前次大戰中所動員是一千萬人。

從表面上看來，德意的軍事合作似乎法國真是陷於危險的地步。但是這些軸心國不得不把兵力分配到許多的戰線上。意國已經在海外駐軍於阿比西尼亞，利比亞（Libya）

，阿爾巴尼亞與多加卡泥斯羣島(Dodacarse Islands)等四處地方。德國也許不得不準備許多兵力，以對付東面與東南方面的敵人，所以很難拿五分之一的兵力來對付西面。它和法國在人力上的差別還不到二與一之比。但是它若要攻克一種武器精良而士氣旺盛的防線，至少必須具備四與一之比的優勢。

最重要的，今日德國在經濟上與心理上的局勢並不像一九一四年的狀況，却更像一九一七年的情形。人與機器已經照戰時的速度工作了好幾年，却没有休息替換的機會。國有鐵道已經減少它的營業，而且據它最近的報告說，至少有百分之十的車輛是急需修理的。Frankfurter 日報告訴我們說，德國的工廠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情景，不得不全年製造機器，以從事必要的替換。

因為長期緊張的結果，工人每小時在生產量方面的減少大概已經普遍於全國。例如，魯爾(Ruhr)地方的煤礦依據 Frankfurter 日報的消息，這種工業上的衰落已到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三六年二月與一九三八年四月間的比較）。那裏還缺少工人，科學家，與工程師。

好的原料已經缺乏很久了，以致全國各方面儲藏的資源都被羅掘盡了。柏林鐵的柵欄在過去許多個月中已被鎔化了。一切的替代品也都被研究過了，但是這些替代品是有

限度的。德國在對付法國，英國，英國屬地，俄國以及美國工業上的人方時，能否分出五十萬人——十五個軍團——以製造大規模戰爭中所必需的汽油與煤油的替代品，也是成問題的。

有人以為德國的侵入達紐比亞 (Danubia) 可以使它不受封鎖的威脅。除了許多重要的原料(如同鎳質，橡皮，棉花，羊毛)都是那地方所沒有的以外，達紐比亞境內一萬萬熱心的民族主義者都不願意做德國的奴隸。德國爲了確實得到它的軍需品起見，不得不派軍隊去駐守全部的區域。無論如何，德國控制了達紐比亞，決不能影響它在一切戰爭原料中最重要供給品——就是鐵。有人還不充分認識，德國在前次大戰中所有的鐵礦現在已經都在法國馬奇諾防線之後了。

其他唯一充足的鐵礦是在瑞典的拉伯蘭 (Lappland) 地方。在前次的大戰中，瑞典一直把鐵質與其他軍需品賣給德國，祇要德國能夠用現錢購貨。到了空口允許的時候，商業就停止了。口頭的允許乃是現在德國所能辦到的。它已經用盡了一切的金子，它已經拋棄了國外的投資，搶奪了猶太人的財產，榨乾了儲蓄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存款，失業保險金，與養老金，並且現今正在依靠未來的稅收。如果德國不能付賬，而英國却能夠付款，那麼瑞典人還願意把他們的鐵賣給德國麼？

但是國社黨在國內最大的憂慮却是在乎人民的精神。今日的德國人已不是一九一四年代自信的與健壯的民族了。數百萬年青力強的國社黨員也許很願意充當第一線的軍隊。可是這班留在國內的成人因為經過了不斷的禍患，就在精神上感覺煩惱不安，而發生疾病的狀態。好幾百萬人都在恨惡納粹政府毀滅了他們的政黨與工會，逼迫了他們的牧師，敗壞了世界上德國人的名譽。

若從希特勒治下的民氣，經濟的局勢，軸心國的脆弱與敵人的衆多方面看來，一個入也許很可以說，將來作戰的成功乃是希特勒所不能辦到的一件事。

譯者按：這篇文章是在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前寫成的。所以作者還沒有知道希特勒——瘋狂的獨裁者——已經在九月一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發動第二次歐洲大戰了！照目前的形勢而論，德蘇雖能暫時妥協，共同進佔了波蘭；可是它們將來直接的衝突比以前還要容易呢！自從英法對德宣戰以後，軸心國中的意日却也離開了軸心而宣佈中立。所以德國暫時雖無東顧之憂，但仍是孤立無助的。我們相信：它若單獨對付英法，非但不能速戰速勝，而且遲早還是要失敗的！

德國的危機

(德文原書譯本)
德意志圖書公司

原 著 者
譯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代 處

Dr. Ivan Lajos
伍 叔 民
榮 棣 書 社
長 風 書 店
昆明武成路保和巷七號
長風書店昆明辦事處
光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正 風 書 店
上海極司非而路百樂市場
香 港 大 公 書 局
菲 律 濱 中 華 書 報 局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lin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scribbles i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scribbles in the lower middle of the page.

1.695.2
3